

孔子家語

漢博士孔衍言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於孝武  
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  
前朝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  
論語世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政今文讀而訓傳其義  
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  
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  
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  
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  
無不畢記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載聖賢

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魏王肅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旣而諸弟子各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

家語凡所論辯疏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徃徃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旣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歛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

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

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何孟春曰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

安國爲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

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

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

藝文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

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向較錄已定之書肅序

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

闕鄭氏學猛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遂行於世

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

所較者明矣虞舜南風之詩玄注樂記云其辭未  
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取諸尸子非鄭玄所  
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夸異於玄蓋每如此既於  
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  
爲贅此此自有爲云爾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  
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  
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  
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  
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  
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立本也注庸陋荒昧無

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略  
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  
謀之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顏何字冉  
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  
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  
證顏何暨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  
見已足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滅源存末  
亂於人手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  
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今何所取正而愚重爲

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  
聖有遺訓誰其弗循書莫古於三代古莫聖於孔  
子吾夫子之言如霄霆之洞人耳如日月之啓人  
目六經外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柰之何使其汶  
汶而可也此書肅謂其煩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  
曰雜而不純然實自夫子本旨忘當時書也而吾  
何可芻焉而莫之重耶論語出聖門高弟記錄正  
實而切事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  
有棺而無槨校以家語所紀歲年子淵死時伯魚  
蓋無恙也或疑論語爲設事之辭論語且有不可

信者矣吾又何得於此書之不可信者而并疑其  
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當  
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謹卽他書有明著家語  
云云而今本缺略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槩見則  
不知舊本爲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  
爲八卷他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  
得附焉

大戴禮內與此互詳略者不  
箋春於彼又有專注故也

其不敢以入

焉者仍別錄之并春秋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  
子語者錄爲家語外集存之私塾以俟博雅君子  
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之幸哉正德二

年丁卯二月壬寅後學郴陽何孟春子元謹序

家語題辭

按孔子家語爲論語備遺之書述於門人故寡要雜  
於附會故亂真其完本百篇漢得自秦而竟歸諸呂  
諸呂誅書散落贅質殆不可辯孔安國得古文本孔  
壁間易以今文會進中輟戴聖攘取以備禮記冒已  
功以泯前迹劉向所校正二十七篇要當時本也孔  
子二十四世孫猛學于王肅請從序正凡四十四篇  
要今本也晦翁謂孔叢子後來白撰刪書須註刪去  
之意記論語者留下家語爲至今病痛意今之禮記  
無異古者看書祇看純處雜處放過硃璞其無足相

掩也紀年肅已疑其誤夫子豈忍于鯉爲設事之詞  
是集何燕泉手註致慎重其間闕所不知又別爲外  
集俟考有功吾夫子甚大正德辛巳夏仲後學見素  
林俊題于雲莊青野

新刊孔子家語注跋

吾夫子遺言自六經論語孝經外惟家語爲近家語  
雜於漢儒之手故先儒以爲未純夫先秦兩漢去古  
未遠其傳流要有所自殆亦未可棄也燕泉先生嘗  
註家語又採秦漢間稱述吾夫子之言爲家語外集  
其取於聖人者博矣注援引百氏討論異同固致慎  
擇意也舊王肅注已失傳先生之注其殆不可少哉  
所謂外集者亦盍遂併出之是本先生自滇寄至因  
托建寧郡伯張侯公瑞梓行書坊而題其後

正德辛巳良月望日後學莆陽黃肇謹識

孔子家語卷之一

郝陽何孟春註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

中都魯下邑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七

制為養生

送死之節長幼異食

禮記五十異張六十宿肉七十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

寢膳飲從遊

疆弱異任

任力作也

男女別塗

記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無拾遺器不彫偽市不貳價

已上養生之節

為四寸之棺五

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

記度人縣封不封不樹已上送死之節

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

魯國居東故云

定公名謂孔

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



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定公六年

孔子年乃別五土之性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而物其所生

之宜如高黍下稻之類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

之南季孫氏平子意如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伐季平子不克而出奔三十二年薨于乾侯定公

元年喪至自乾侯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祭駕鷲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

或耻之乃壘孔子溝而合諸墓焉溝水道季氏始欲於群先公兆域雖因賀鷲之言不果溝而猶葬之謂

於墓外故孔子為溝于公墓外使與先公合也

季桓子平子之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彰已罪即祭駕鷲所

謂自旌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按此左傳作司空為魯大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

司空為魯大司寇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補詩外傳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

弗甫何孫魯丘命爾為司寇孔子設法而不用無

奸民荀子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

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揚涼注引家語曰沈猶氏

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漬奢侈

會于夾谷兩君相見曰會夾谷魯地今祝其縣此定公十年事孔子攝行相事

十年五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

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

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

禮之簡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萊夷國魯襄

有萊子城以兵鼓諺切劫定公左傳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

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孔子歷階而

進歷階登階以公退曰士以兵之令士官以吾兩君

為好脩和好裔夷之俘裔邊塞萊已敢以兵亂之非

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中國有禮儀夷不亂

華中國有服章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誓

神於德為德義懋左傳作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

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教辟俳優侏

儒戲於前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孔子趨進歷階而上

不盡一等不敢登第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海

半傳史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

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執筆加曰齊師出境而不以

兵車三百乘從我者而汝也下同兵車每一乘戎馬

十二人千有如此盟孔子使炫無還音旋無還對曰

而不返我汶陽之田汶水魯濟北吾以供命者亦如

之是時孔子以公退賤者終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

梁丘據據景公嬖曰齊魯之故舊吾子何不聞焉事

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犧尊象

象形皆上負尊皆酒器禮列嘉樂不野合野合謂于

也或云如野哭之享而既具具犧象是棄禮也若其

不具是用粃糲也粃穀不成者用粃糲君辱棄禮名

惡乎盡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  
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子獨  
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  
及汶陽之田史記有司對齊侯曰君子有過則謝以  
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憚之則謝以實  
以實於是乃歸所侵魯之邑田以謝過也四邑考春  
秋傳及史記只三邑鄆讎龜陰也今蛇丘縣有讎亭  
博縣有龜山並鄆皆在汶北豈併汶而言之乎山北  
曰陽已上左傳同汶陽之田齊地與鄆讎龜陰魯邑  
無干左傳言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田而不及汶陽其  
後司馬遷杜預諸家遂以鄆讎龜陰為汶陽之田朱  
子嘗辯之春按家語此處言之自明白矣而朱未及  
引證朱又謂田之來歸於吾聖人無預焉果如其說  
是春秋惡得不書其功也王氏廉曰不然當時實有此事  
春秋惡得不書書之為魯史非自為功也避嫌之事  
賢者不為况聖人乎穀梁傳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  
君於壇兩相揖齊人設謀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

登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  
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  
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入率其若與之  
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  
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  
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讎  
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  
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孔子言  
於定公十二年孔子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家邑無百雉  
之城公羊傳注雉凡二百尺百雉凡二萬尺周十一  
里二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伯  
七十雉子男五十今三家過制三家孟氏請皆損之乃  
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三家之邑邱費成也公羊傳  
叔孫州仇師墮邱季孫斯  
仲孫何忌師墮費曷為乎師墮邱師墮費孔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  
於是帥師墮邱師墮費雉者何叔孫不得意於季  
五版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氏叔孫因費音秘宰公山弗擾左傳作不細率費人以襲魯

季氏將墮費叔孫輒不得志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

孟孫入于費氏之宮費邑李氏官登武子之臺武子李氏宿費

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音劬須樂頎勒士衆下伐

之費人北音敗左傳國人逐之敗諸姑蔑輒與弗擾

史記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爲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

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從

孔子墮費時豈有費叛如此所云事是年孔子既尊

用於定公尤見信於季氏三家聽其行事如此乃欲

舍魯背季而赴費人之召豈人情哉不細召孔子事

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爲得其實而此所云

與左傳所載妄矣遂墮三都之城疆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

政化大行據左傳叔孫氏先墮卽至是墮費將墮成

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

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君爲不知

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是成猶未墮也吾無幾齊

位於成必有以處之惜哉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有喜色仲

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

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

於是朝政聽朝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少正官卯各

戮之於兩觀之下劉向說苑作孔子爲魯司寇七日

兩觀在門兩傍懸國家尸於朝三日陳尸於朝門

之典章以示人處也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

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各為衆今夫子為政而

始誅之或者為失乎荀卿子作孔子曰居吾語汝其

故說苑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天下有大惡者五荀作人有大惡

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日心逆而險逆荀作逆

曰行辟而堅辟讀如僻三日言偽而辯四日記醜而博醜謂

異怪之事記醜王制五日順非而澤順意為非此五

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

有之故其居處足以擷側鳥徒成黨初聚其談說足

以飾褒榮衆文飾褒揚眩耀衆人也荀作飾其彊禦

足以返是獨立彊剛度禦抗也返是以非為是獨

返是獨立是其有五者之驗也五者皆致辨智聰此

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君子之所以必誅此

非而深恨其險辯博澤也險堅辯博澤所以濟其

逆僻偽醜非者小人狹才為惡而能成黨榮衆獨立

惡無所不至矣故曰人之奸雄荀夫殷湯誅尹諧作

燭文王誅潘正尹諧潘正周公誅管叔管叔鮮蔡叔

亂周公誅武庚太公誅華士韓非子太公封於齊東

管叔放蔡叔海上有居士任商華昆

仕昆三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

之以為首誅周公從魯聞之急傳問曰二子賢者今

日嚮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

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友也耕食

使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今四者不足管仲誅付里乙

子產誅鄧析史付

列子鄭鄧析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

付里乙史

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

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

詩風

舟篇悄悄憂貌愠怒也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已上荀子同說楚此五者皆有辨知

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

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

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廉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

湯誅蠲汭太公誅潘正管仲誅史附里之子產誅鄧

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為其盡則攻

盜篡則穿箭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

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謂矣朱

子曰少正卯事論語不載思蓋不言雖以左氏春秋

內外傳之証且駁猶不道也乃爾何言之是必齊

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家語

所具豈亦苟之所傳者歟朱子又曰此氏記載當時

人物甚悉何故有一人如許齊據而不及之史傳

間不足信如此者多矣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

同狴 部禮切 執之 狴獄解見 三月不別 不辯決其子罪 其父請

止夫子赦之焉季孫 名聞之 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

余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 即殺

無道以流 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 荀作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

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子語子曰為國 冉有以告孔

子夫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

荀作上失之下 不教以孝 荀作不 而聽其獄是殺不

辜也 刑當其 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 音不治犴亦

詩曰宜犴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 不可刑也

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犴名狴犴也

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三軍大敗由訓練不精獄犴不治由

法令不當夫慢令謹誅賊也

謹嚴賊害徵斂無時暴也荀作今

也無時

不試責成

荀作不教而責成功

雷也政無此三者

荀作已此

三然後刑可即也

即就也

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

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

慎同順書康誥篇周公命康叔

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

惟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

抵犯者自責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德上先服之也

先行後教人而猶不可從

民不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

荀作廢不能以單之單盡也謂黜削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

出威令使之畏若

是三年而百姓正矣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三年其有成矣荀作上先服之若不可尚

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

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

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

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

治古之政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

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

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

年與之終先德而後刑也荀子曰先脩正乎在詩曰

已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法是知罪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

詩小雅南山篇氏本毗輔也民不迷則遠罪矣矣

是以威厲而不

試

但抗其威刑錯而不用錯與措同置也如今之世

則不然亂其教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

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

能登也

岸崖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則陵遲故也

任

車任重之車也遲慢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坡也數仞之墻而民不

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音憑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

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然出涕豈

不哀哉詩小雅大東篇言失其砥矢之壞也詩曰瞻彼日

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邶風子曰伊稽

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謂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

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夫子嘗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君子之治小人其厚如此說已上

荀同韓詩外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

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是則上失

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

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僂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

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

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

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

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

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

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

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

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

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

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卷言顧之潛然出涕哀

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而待之刑辟猶

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可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

者先王使民以禮警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

繼街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以鞭策也今猶無

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

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

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

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



退朝門入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說苑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父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管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春按孔子為司寇時季桓子在位此章季孫則斯是也哀公三年季孫斯卒康子始即位而韓詩與說苑俱作康子誤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文飾衣有文飾者也容璣史作廉樂

舞曲也文馬四十文飾其馬十乘以遺魯君史孔子孫行相事既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弼羔勝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拜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嗟夫天使夫子得遂於魯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所謂吾其東周矣豈曰霸哉

南高門外高門城門名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周徧道路遊行因出觀女樂若不為專往者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祭天若致膳於大夫膳祭肉是則未廢其常猶有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

不聽國政論語三朝郊而祭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

子遂行不脫冕而行孟子謂欲以微罪去也宿乎屯在魯南而師已送曰

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

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謁請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

歲言仕不遇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故且如此

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歷聘紀年孔子

行乃作笥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於野彼蒼何天不得其所道遙九州無有定處

世入間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適衛也

###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所今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

與大夫之言聞也唯此之言是聞至於君子之言者希希於

乎吾以王言之以王者之道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

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肅

然而懼攬衣而退攬挈也負席而立負荷也有頃孔子顧

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

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易曰君子

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

矣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行道而有得於心然後尊非道德不明德

而見於行然後明明德尊道非二事也是故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

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守國守天下三至行然後可以

征征伐之事所以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

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可得聞乎

孔子曰昔者帝舜禹而右皋陶音遙尚書大傳古天子必有四鄰前

疑後丞左輔右弼也不下幣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說

伊尹曰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政之不中君之患也君出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臣行若乃什

一而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用民之

力歲不過三日周禮豐年三日無年一日入山澤以其時而

無征山澤所產之物取之雖有時然與關譏市廛皆

不收賦關境上廛市宅關但察其往來異言具服之

不統其貨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取民何財之費乎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

尊齒則下益悌大學上老者而民興上樂施則下益

寬寬上親賢則下擇友知善上好德則下不隱樂上

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節知耻守節此之

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躬行以七者脩則四海

無刑民矣民不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則下

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

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

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

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

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諸侯皆知

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士皆願天下之民可得而用耕

欲耕於其野商賈欲藏於其市行旅欲出於其途立於朝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

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周禮大司徒以鄉三

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

道藝而興其賓者能者以禮賓之鄉若及鄉大夫群

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既知其名又知

其實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

賢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大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然後因

天下之爵以尊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爵

卿也而曰天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小德後

者爵為公爵也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位定然

賢役大賢不見其有讓之迹也此之謂至賞不費而

祿之者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是此之謂至賞不費而

也而曰天下皆祿為公祿也如此則天下名譽

興焉天下皆歸其善而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

形於歌頌之間民和樂以和民心也民心和則歌頌形不和則怨讒

於鍾鼓起天下名譽興焉是民心之德我而和矣又假

過百里無聲之聲施及四海者其此之謂興曾子曰

大哉明王之道非唐虞三代之盛堯舜禹湯文其曷

能如是乎參不足以知之

大昏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定公名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

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惠幸

德也記作固臣敢無辭而對固如固陋之固敢猶言

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記作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

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論語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又曰不能其身如正人何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

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信記嚴三者正則廢物從之夫婦

父子君臣三綱也綱正而日舉矣物猶事也公曰寡人雖無事也願知所

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

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禮以節之使所以治禮敬

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於政在愛人愛人以禮禮主

夫子言為政而及大昏者夫婦人道之始閨門王化

有所錯所以行三者之道其存然也刑于寡妻而後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

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是本

之所大昏至矣敬而至於大昏既至冕而親迎大

既為敬之至故天子諸侯之尊必冕而親迎焉冕疑

即三加之冠緇布冠皮弁爵弁也古者上下得通用

之義親迎也者此句無親之也親之也者敬之至也子以敬為親以記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

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親迎親之愛也而必冕焉敬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敬

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內及擴而克之其愛至於不可勝用而敬至於無所敢慢矣公曰寡人

願有言然句冕而親迎不巳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

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

此自天子諸侯言之也為之主者以君夫人言之祭祀宗廟君為外主后夫人為內主天

地社稷之祭后夫人不與而以宗伯攝獻是亦為之主也愚意以繼先聖之後之言觀之以為嗣子而言

亦通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又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即此謂也故下文繼曰大昏萬世之嗣

也又曰子者親之後也

君何謂巳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

聞此言也

固陋也

寡人欲問而不得其辭

無能設問

請少進

教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

何謂巳重焉

天地化醇男女措精其理一也知萬世之嗣為重則知親迎之禮不為重矣記

吾何謂巳重焉下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云云又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

政必敬妻子也

妻必冕而親迎子則冠於阼階

蓋有道焉

記無蓋妻焉二字

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

為親代子也者親之後也主於內

敢不敬與

為親傳後於下言主與後而先之曰親者見不為巳而吾親當重也無主則內所以

奉吾親者必疎無後則下所以繼也君子無不敬也敬

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

天下之本在家國之本在家

之本在身身者妻子之本是親之枝也故敬身不能為大不言妻子之本而言親之枝重在親也不能

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

亡自妻子言則本在身矣

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

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皆推已及人也以君行此三者則愾

乎天下矣愾猶暨也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此即前夫

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謂也已上並見記哀公問篇此下公曰敢問何為敬身云云

而此無之孔衍所謂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取孔子家語以裨益之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

之本篇是滅其源而存其末者也後同此

###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衛靈公時冉求言於季孫斯之子肥曰國有聖人

而不能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

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賢人也國有而以資

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史記附有為季氏宰

將師與齊戰于即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

人哉對曰用之有各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

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即此事也時

哀十一年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阼東

孔子賓階自西升堂立侍公曰記之篇首作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

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

逢猶大也肘掖之處裁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章甫緇

製寬大大袂禪衣也明也所以表明也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逢掖

章甫宋冠皆因其俗丘未知其為儒服也記作丘不知儒服言服非所重公曰

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物猶事也悉數

物猶事也

之乃留更僕臣之擯相者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

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所以籍物珍自貴也夙夜強學以

待問學博而後可應人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

有如此者記此下儒有衣冠中動作慎云云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

以為寶不求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

為富二求字記作祈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

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

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記無情字此下儒有委之以貨財云

云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

不可辱也不可劫不可迫故可殺不可辱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瀦

儒後辱厚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一句句氣好勝先儒謂

於義理未全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

以為干櫓甲鎧冑兜蓋干櫓小楯大楯也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

暴政不更其所外侮已禦內志已定何物能挽我哉其自守有如此者

守記作立此下儒有一畝之宮云云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禮

之以和為貴論語也即忠信之美禮優游之法忠信之美優游之法忠信之美禮優

游之法也和也本一作禮必以和優游以法優游和貌法禮法嚴而泰和而節也慕賢而容眾

慕知所親毀方而瓦合方毀其圓而方合其方復圓容無所拒

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辟與

避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課其功累其事績効顯著而後推而進達之



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接

能有如此者記此下儒有聞善以相告也云云儒有澡身浴德陳言

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正已格君不顯其諫麤而翹之又

急為也諫雖有跡事非求名不臨深以為高不加少以為多任其

自然不為矯飾世治不輕世亂不沮隨其所遇不輕進止其特立獨行

有如此者記此下儒有上不臣天子云云其言儒之異視此為詳凡十有七條程子以為非孔子之言安定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為其文章與荀卿相類

### 孔子家語卷之一終

### 孔子家語卷之二

柳陽何孟春 註

###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問禮之大者君子之言禮何

其尊也尊稱重也孔子曰丘小人也記作丘也不足以知禮

公一作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

生者記作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

也記無則字下同民生禮為大而莫大於祭祭莫大於天地節事者事天地之神必禮以為之儀節也

節事天地之神以該百神之祭也非禮則無以辨君

臣上下長幼之位也禮以正名分之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君臣而下又各自有上下

上下之中又各自有長幼必禮而後辨其位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

弟昏姻親族疏數朔之交也禮以順人情情之厚者

後有父子兄弟婦黨曰昏婿黨曰姻皆由男女有之

親族由父子兄弟昏姻有之間見曰疏亟見曰數自

禮以別其交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記作君子以此

指禮而言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記無順字

之者禮為大也禮非人難

行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教順者教之順而

行耳無所疆也已上並見記哀公問篇教百姓下有

不廢其會夫禮初也始於飲食記作夫禮之初始諸

節云云也飲食人之大欲人以飲食而生故禮亦緣此而始

此推禮之所由起也人莫不飲食也禮固百姓之所

能太古之時其燔黍擘豚以黍米加於燒石之上燔

也擊記作擘折豚肉亦

加於燒石上俟熟而食也汗罇而抔飲以手掬飲也黃糝而土

鼓東草為椎搏土為鼓猶可以致敬鬼神記作猶若可以致其

而猶可以致其敬於鬼神享於誠也昔之王者一作

先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營地為窟土處避寒也夏則居橧巢

記作橧巢集薪為巢木處避暑也有柴曰橧在樹曰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

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茹亦食也未有火化故去

燔黍此又曰未有火化者燒石非火化也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

人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範金合土範記作范鑄器之

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範範式以土曰型以金

金鑄金器也合土為陶器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土

曰臺臺有木曰榭室之中者曰宮宮實以物曰室半門曰戶穿壁曰牖以炮以燔以烹

以炙暴而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以為醴醕醕

宿酒酪 治其麻絲以為布帛 治練染之類麻成曰布

謂皆歸於聖人之作者是也 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與其

先祖 禮始諸飲食聖人因人之大欲知禮之可與也

緣幽明無憾而禮其復有不備者乎記以

有以備朝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

廷之禮 有禮記以齊上下夫婦 此禮之大成也

家之禮是謂承天之枯云云 此禮之大成也 成猶備也

兄弟昏姻親族疏數之交自是而有以別也故曰此

禮之大成非始諸飲食簡陋者可比此君子之所為

孔子告言 偃之言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 古者侯王自 欲論魯國之士

與之為治敢問如之何取之 荀子作吾欲論吾國之

邪孔子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 志記 居今之俗服古

之服 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 舍此而為非者不亦

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

章甫殷冠絢王肅云屨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絢之

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繞而乘路者志不在

於食葷 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繞與冕同端者取其

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裘

等也其法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半而益一袂三尺

車之大者葷 斬衰管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

斬衰喪服，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為之。鄭玄云：「上曰衰，下曰廣衰。」當心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衰，咸無所不在。管、菲也。此言服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

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儀等也。言人有五等也。或曰：觀其儀法有

非五者有庸人有士人。荀無此人字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

荀作大聖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畢盡也公曰：「敢問何謂庸人？」

荀作人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

終之規，事無遠慮不克口不吐訓格之言。訓古訓也。格法也。

擇賢以託其身，游不擇士而無可宗之人不力行以自定。行不遵道以求

歸宿之地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瞽於其事遂至失據從物如流，不

知其所執。奪於外誘不能自還五鑿為正心，從而壞。鑿竅也。五

鼻口及心之竅也。五鑿雖似於正而耳欲聲目欲色

鼻欲嗅口欲味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一日五鑿

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為正也。此則庸人也。

此節荀作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

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已憂勤行，不知所

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

不知所歸，五鑿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

公曰：「善。何謂士人？」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對曰：「所

謂士人者，心有所定，立心而有所定知所務矣計有所守，定計而有所守

執矣。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循也。道術之本不能盡而有

道之可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百善之美不能

備而有所善之可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子路有聞

未之能行唯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行不

恐有聞是也由從也謂不故知既已知之矣言

務多務審其所由從不正之道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

易也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肌膚之不可以他物移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

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卑一作貧此則士人也荀作此則公

曰何謂君子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對曰所謂君

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忠信告人人不我報而心不怨怨荀作德謂不自以

為德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矜善之色也思慮通明而辭不

專不專尚言辭也專荀作爭篤行信道自彊不息篤敬信見之真彊勉息愈止也

油然如將可及者油然不進貌油一本作猶舒遲也之貌將可及如有所立之地也此

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

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閒行中規繩閒界限規所以為繩所以為

直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

而不傷於本本亦身也不傷傳所謂言滿天下無口

而不傷於本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也荀作行中規繩

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則天下無宛宛財宛蘊蓄也施則

天下不病貧富則為德惠而天下化之無宛私財施

子作富有天下而無怨則其德普而天下賴之不病獨貧也荀

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此則賢者也荀作如此則公

曰何謂聖人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對曰所謂聖

人者德合於天地陰闔陽開變通無方窮而變變而

而獨契機之先窮萬事之始終膠膠肫肫至不可協庶品之

自然易裁或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之事也明並日月濬哲之德日重光月

重化行若神所過者化明下民不知其德如康衢之謠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帝力此則聖人也通乎六道應變而不窮辨何有於我哉

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

明察乎日月揔要萬物於風雨膠膠眊眊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如此

則可謂公曰善哉荀作哀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大聖矣公曰善哉

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

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

荀哀公曰善其意盡矣其下為魯哀公問舜冠於孔

子章章盡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

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則是別一章也劉向說

苑起章同荀而此獨合之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

所聞焉謙不敢對也荀作君之所問聖君公曰非吾

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荀作非吾子孔子曰

說苑未嘗知危也下孔子辭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

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

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接下云云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

視榱桷一作俯察机筵俯察荀作俛見周禮其器皆

存而不覩其人荀作其器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荀作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君昧爽夙興味關也爽明也謂正其衣

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荀作君

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荀作

將焉而不至矣宋太祖嘗罷朝不樂久之左右問故曰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其知亂亡之端者

與君日出聽政至于中寘詰諸侯子孫去國而往來

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前作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

君之未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荀作則勞將焉而不至矣此言

庭者諸侯子孫其生無異於公以戒公君緬然長思緬遠

若不脩德亦將有奔亡之勞也周章遠望周章即徘徊意亡國之墟

然即愆出於四門國四周章遠望徘徊意亡國之墟

必將有數焉荀作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必有數蓋馬劉向新序作亡國之

有數者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荀作則懼將夫荀

且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荀作水則載舟荀作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荀作則危將焉而不至矣

至矣說苑同荀苟於此章盡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

事則政治何有失矣制治保邦在於敬身用人而已說苑荀章盡下有曰夫執國之

柄履民之上慄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

事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

則攻說苑作吾欲小則守大則攻謂國小而能自守大則能攻入也或以大則攻是大國或來攻我

不通其道如何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

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說苑作民之衆皆君之蓄也君將誰攻苟建

此道民畔如歸畔去如各有所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說苑

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之讎也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

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說苑作以為民惠也王政山林川澤皆以特入

而不禁關畿市廛而不收其稅後世不能行矣哀公  
感夫子之言求所以親民之道遂乃廢桀弛稅以惠  
百姓亦可謂善聽言者然終不能久也

###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

說苑作北遊東上農山山在魯地按韓詩外傳作景

山又作

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

登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是致思無所不至矣

今本無此二句

按致思字乃此篇首名何可失去故從藝文類聚增入

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

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

兵車旗幟皆揮

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

紛亂貌

下蟠于地

由當一隊而敵之

說苑由且舉兵而擊之

必也攘地千里

攘猶辟也

搴旗執或搴取也而獻其首曰敵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

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進曰賜願使

齊楚合戰於濟

模朗切

澆

余掌切

之野

澆空曠貌兩壘相當

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

兵凶事故

尚編素

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

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回退

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獨無願乎回曰文武之事二

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

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

其類異也

說苑類淵曰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桀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信異



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

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不深鑿鑿壽劔戟以為農器有

技兵也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關

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說苑

作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

者乎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擇也孔子曰不

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說苑作孔子曰吾所

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韓詩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

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立將塔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彘躍使志進救

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障塵埃張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

難用賜者存不其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原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

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立將塔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

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

天下咸獲永寧蝘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緩于上臣和于下岳拱無為動作中道

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也小子匪聖者起賢

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又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于戎山之上云云茲不錄

○季

羔為衛之士師刑官曰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瞶

之亂左傳衛靈公蒯瞶耻其母南子淫亂欲殺之

蒯瞶自戚入于衛季羔逃之走郭門說苑子羔為

足衛之君臣亂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

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地

道以躡行者缺竇非正路君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

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主

之法而親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

我者三何哉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

古人凡在下者對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傾側示之

貴者言皆謙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也先後為

之地使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

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

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說苑天生仁人此臣之所以

悅君也悅說苑作脫使脫難也韓非子孔子相衛弟

子子卑為獄吏刑人足所踴者守門人有惡

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

弟子皆逃子卑從出門明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

更追不得夜半子卑問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

而親明子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

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明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

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

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愀

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

性仁心固然也此臣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

一也思仁恕則樹德思猶加嚴暴則樹怨說苑善為

不善為吏公以行之其子羔乎春按此在魯聞之

者樹怨事謂其時孔子相衛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

亂孔子走弟子皆逃子卑從門出此妄也孔子以哀

十一年自衛反魯至是○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

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以太妙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闕天為臣其  
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  
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  
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一作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  
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說苑○子路為蒲宰  
蒲備為水備與其民脩溝洫說苑作春時古者治野  
邑深廣各四尺洫倍之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  
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  
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

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  
仁教人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汝以民為

餓也何不自於君發倉廩藏穀物曰倉廩以賑之一作

食而以爾私餽之私食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

也說苑作是汝不明君之惠而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否則汝之受罪

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說苑同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

衆為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

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其器

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食之子路拂然怒攘肱而入

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有  
而由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  
子曰由之野也如是之不知禮也汝之食為愛之也  
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  
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



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察作

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

其德大戴禮少不調誦壯不論議老不教有而不施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其言可敬學者

貧無與也無所往託說苑東問子嘗富貴而後乞人

一人也嘗富三千萬而未嘗富是故君子少思其長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

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荀無三其三務

字說苑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

貴而能責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

窮而不可得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桓公名軌有歆器焉傾

易覆之器韓詩并說苑云觀於周廟有歆器焉太平

御覽引家語亦然晉杜預傳云周廟歆器至漢東京

猶在御坐當是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

宥坐之器

宥與右同言可置於坐右也說苑作坐右

曰三皇五帝有勸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

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以戒故常置於坐側孔

子額謂弟子曰試注水焉說苑孔子使子乃注之水

韓詩并說苑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

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夫子喟然嘆

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

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

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

讓勇力振世振動也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

讓荀作撫

謙說苑周公戒伯禽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

人衆兵彊而守以畏者勝聰明智而守以愚者益

同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損之又損之道也荀作挹而損

之韓詩損之有道乎下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

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

衆兵彊者守之以畏聰明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彊

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挹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遜

聖敬日濟說苑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

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辨而能訥博而能

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惟至德者及

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淮南子孔

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子得

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壺之中則正其盈則

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

問待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

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

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彊守之以畏富

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襄此五者先王

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

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然違

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然違

意故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鄉讀君問丘曰子

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

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

荀作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

之國有爭臣七人爭讀若諍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

之國有爭臣五人三公四輔也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

爭臣三人家相室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爭臣三人老邑宰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爭臣三人老邑宰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爭臣三人老邑宰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爭臣三人老邑宰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爭臣三人老邑宰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爭臣三人老邑宰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爭臣三人老邑宰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爭臣三人老邑宰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爭臣三人老邑宰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爭臣三人老邑宰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爭臣三人老邑宰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爭臣三人老邑宰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爭臣三人老邑宰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

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荀子賜不

識也下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

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

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

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

之謂孝之謂貞也注審其可從而從則從不可從而

從可從不從則非臣子不可從而從陷君父矣明於

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謂

之孝之貞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者是也

孝經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昔者天子

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

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

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離

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

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

###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尚書大傳作

之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  
公不問舜德而問其

冠也與孺服問同  
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

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

變物若天地四時不言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

翔麟至鳥獸馴德鳥獸會人無害之心見人不驚

郊舉其餘鳥獸之卵胎無他也好生故也舜德好生

徒以冠而已則古之夜上有冒而句頰者何足改觀

於天下後世哉荀子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

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

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又太平御覽引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舜何冠孔子不對公曰有問於子而不對何也對曰舜之為君好生惡殺任能授賢君舍此不尊而冠是問是以不即對也

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說苑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

用此乎子路曰善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也善善人善之者無所事劍矣孔子曰

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

千里之外知見知也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

仁固之也固結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

齊以受教矣史記子路性鄙好勇立志抗直冠雉鷄

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此蓋初見時○楚恭王名審出遊亡鳥嗥

### 之弓

說苑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鳥嗥弓各世傳黃帝騎龍上天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

龍髯鬚接墮弓抱其弓而號後世遂名弓曰鳥號此蓋因弓之名而妄實以事不足據也而風俗通又有

說曰鳥號弓者拓桑之技枝條暢茂鳥登其上垂下著地為適飛去從後撥殺取之為弓因以鳥號名耳

可笑公孫龍子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志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繁弱志歸亦弓矢名也

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作人楚人得之又何

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

之而已何必楚也言楚猶有私於其國言人則天下無擇矣公孫子曰楚王仁義而未

遂也劉向曰仲尼所謂大公也已上說苑同或問人遺人得而勿求是乎自弓而推則有大於弓者先儒

有言王亡其夫人而勿求不可也桀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也而一切弗恤其可乎哉呂

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索而可矣老聃



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下大矣  
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  
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嗚乎憲言如是則何  
所不至矣春以是知所以論楚王者非孔子之言也  
老聃氏之徒之言也 ○虞芮二國虞在河東大陽縣爭田而訟

連年不決乃相謂曰吾聞西伯之仁也周文盍往質

之也質正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

為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

可以不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

閒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

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史記虞芮之人有獄不能

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

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為祗取辱耳遂俱讓而去諸侯

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說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

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

其國則見其士大夫之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

人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

其所爭以為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

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已而 ○魯人

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有獨處室者隣之釐婦亦獨處一室釐與 夜暴風雨

至釐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

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

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爾納也禮

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禮不建門名 婦人日子何不如柳

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友也君 婦人日子何不如柳

史柳下惠遠行歸夜宿於郭門外頃間有女子來宿時天大寒惠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于懷以衣覆

之至曉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為亂

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惠之德著矣其守定矣非惠孔不可此魯人之有所不可也

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

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孔子曰小辯害義小

言破道關詩國風首篇與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

之有別雌鳴生有定偶偶首篇與于獸而君

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鹿食草則聲呦呦而相呼也雌雄有別得食相呼即

義道所在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孟子謂詩以意逆志是為

得之夫詩之託物博矣鳴鳩言均一也羔羊取純潔也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咏栗失

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蒹葭霜露變也挑虫併飛化也鶴鳴九臯誠不可拚也鳧魚躍

道無不在也南有樛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鱸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既勞瘁也蓼

義常棣知孝友也繁蘋行葦見忠信也葛藟綸而羔裘怠也蟋蟀儉而峙游裔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

必有惡也周原膺膺董荼如飴惡不可為美也黍以爲稷心眩於事也蠅以爲鷄心惑於聽也葦竹倚倚

之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芍藥貽我握椒芳香之季也焉得謏草言采其蕤憂思之深也柝

斯拔候薪候蒸盛衰之義也鳳凰于飛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芻采苓傷讒也引而

中之觸類而長之莫不有道義之可稱焉夫子獨舉關雎鹿鳴而言即風雅之首篇以槩其餘耳世有微

一事察一辭審一枝者可曲說而不可廣應也君子惡之

說而不可廣應也君子惡之

說而不可廣應也君子惡之

孔子家語卷之二終



沈太古渾之覽閱訖

乙未初夏十有五日

孔子家語卷之三

觀周第十一

柳陽何孟春

註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周守藏室之史博古知今則

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歷聘紀年孔子三十四歲至周後適

齊留七年又去適周考史記不同孔子初適周在魯昭二十四年再適周二十九年孔子年二十九矣先

孟僖子將卒屬南宮敬叔并仲孫何忌曰孔子聖人之後二子必師而學禮樂焉及卒二子請命於昭公

來師孔子謂曰吾聞周有老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吾將問之今往矣二子歸告於昭公曰孔

子將適周願君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遂賜孔子車一乘馬二匹及侍御者敬叔與孔子俱適周也

問禮於老聃史記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今

按禮記孔子有吾聞諸老聃之言殆即當時在周所問之禮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夫五千言之老聃即夫子所問之人舍此人訪樂於萇弘按紀則同時者更有何老聃而知禮耶子訪樂在問禮之前孔叢子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與者乎躬歷郊社之所祭天考明堂之則朝諸侯察廟朝之度宗廟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紀年孔子年四十歲與史記不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闊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

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毋以有已

不敢有其身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

子之進者蓋三千馬○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

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

淮南子文王周觀得失偏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以此言考之其信然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

斧宸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宸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

間繡為斧文故曰斧宸天子見諸侯則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武王崩太子成王誦幼而踐阼周公

相之故抱以負斧宸也王應麟曰有周盛時褒賞功德或藏在盟府或記于太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

公有大勳勞於天下乃繪像于明堂之牖期億萬年無忘師保之德使睹之者肅然動心願竭忠盡瘁追

配前人褒崇勸獎之道於是為至然則孔子徘徊而漢唐圖畫殿閣之事亦不為無本矣

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

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

急於其所以危亡未有異於郤走而求及前人也○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說苑作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即太廟也右

陛之前有金人焉鑄金為人名磨堯堅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尚父曰

黃帝之誠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然則后稷之廟孔子之

所見者始即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此之類歟

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安必有危樂極生哀無行所悔所悔之事前車

也覆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

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說苑作天妖伺人伺察也焰焰

一作熒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

或成網羅毫末不札說苑作青青不伐將尋斧柯物皆自微至著積小

成大人之稔禍何以異此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

何傷禍之門也老子禍兮福之所伏疆梁者不得其死

老子書載此句又好勝者必遇其敵其事好還故持

曰堅疆者死之徒盜憎主人其怨其上被盜

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盜憎主人怨其上被盜

有言則不利於盜故盜憎主人為民上者必有以教

戒伯宗亦有是言豈習聞之與說苑作盜怨主人

害其貴夫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多藏必厚亡也又矣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說苑故下之

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老子謂欲上民必以身後

之欲上欲先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不自見故明不自

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執雌持下人莫踰之其

身而身先外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知其雄守其雌知其

榮守其辱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人皆感之我獨不徙處衆

所惡衆人皆有餘而獨我若遺内藏我智不示人技和其光同其塵

若昏俗人察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處上而民不重誰

能於此孰為江海雖左而江海東注長於百川以

其卑也老子書亦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天

道無親而能下人損有餘而補不足也戒之哉按

七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

也今未之見不與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

識音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說苑孔子顧謂弟子曰

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行身如此豈

以口遇禍哉按此銘大都與老子書合今採註于下

抑以見周柱史之言不為無本而其可取者於此盡矣

###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記將軍文子注彌牟也春按左傳乃才

軍氏皆公子郢之子彌牟以父字為南氏才方始為將

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說告觀

之以禮樂

觀示然後成之以文德

謂成如成人之成所謂文即詩書禮樂

所謂德即孝弟仁義孝弟仁義克盡而德成矣文則不止於詩書禮樂也記有之大學之教也特教必有

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也子思述

禮樂之孝必始於詩書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其言同此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

餘人矣論語由也升堂也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

曰請聞其行去聲下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

諷誦古訓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

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在貧如為客特不以

貧自累也使其臣如借使其臣知所借之不不慝怒不深怨

不錄舊罪三者皆有德是冉雍之行也不畏疆禦不

侮矜寡矜與鰥同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

子和之以文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子路好勇雖學於聖人之門而

氣質未盡變也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審物而勤也

藝有六禮樂射御書數省記也物猶事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

學則知卹孤則惠入德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已能者

忘而未能者可以有得也子貢以冉求之行本孔子此言之教故併述之齊莊而能肅志

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朝聘會同必有擯相者將命其間擯猶助也篤

雅而有節齊莊能肅是其篤雅志通好禮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

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論語赤也束帶

立於朝可使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其德與賓客言也



敢言於人無所不信其驕人也常以浩浩浩浩之氣

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是曾參之行也孔子

曰夫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

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

佚不伐故不侮於人不喜故不佚於已不傲無告傲猶是顯孫師之行

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不伐不喜其不弊百姓則仁

也不傲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

若截焉截然各有其體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

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

慮及事而用之先事而慮及其至則已有成筭也故動則不妄是言

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獨居無行但思仁公言則見於事義以制

事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詩大雅抑

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圭端玉上圓下方有爵者所執玷疵類也是宮

緇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異衆之士論語君子哉若人尚

德哉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所履往來過之

足不履影行必正故也啓蟄不殺蟄藏也啓蟄謂昆蟲之藏者開戶而出也月令

二月蟄始振方長不折方長謂草木月令二月草木萌動始出謂之萌寢長謂之芽執

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記高柴執喪君子以為難王克論衡謂未嘗見

齒不言不笑也不笑可也安得不見齒則見齒是大

春曰不然見齒蓋謂笑也記笑不見齒則見齒是大笑也經傳未有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

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也訊問賜也固不足以知賢

唯聖知聖唯賢知賢此賜謙也宋太平御覽載家語孔子曰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云云至是高柴之行也下繼之曰不念舊惡蓋伯夷之行也畏天而敬人蓋趙文子之行也國家有道其言之足以治無道其默之足以出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直已而不直入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終貧去怨輕賤不道蓋柳下惠之行也君有道則從命無道則衛命蓋晏平仲之行也此既非文子所問於子貢而專論弟子行者既以為孔子之言而夷齊輩乃序於諸弟子之後何也御覽輯於宋初中間所載家語今本無者甚多此書之殘缺脫漏殆不可復正矣

###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抑

有衛靈公乎靈公名元公曰何也孔子曰公子渠牟靈公弟公

孫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

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說苑有士曰王林者國

姓名也而此曰林國者則林姓而國名矣自下文慶

足文法觀之說苑為是此始後人因林國上下字脫

誤而遷就之耳無不達也不能達而退與分其祿足以無游

放之士達者得政窮者得養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

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不濟也無事則退而容賢

退避賢路容賢人之在朝也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曰史鮑鮑字

子魚以道去衛道不合而去而靈公郊舍三日國外琴瑟不

御必待史鮑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君道莫大於用賢也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

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

臣孰為最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各牙

鄭有子皮罕虎字則賢者矣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

乎盡已進賢為賢乎事以人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

吾聞鮑叔進管仲左傳莊公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子糾之難管仲請囚鮑叔受而脫之

歸以告曰管夷吾治於子皮達子產達同進襄三十

高倏使相可也公從之

政產乃皮從兄弟子皮以為忠而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未聞二子之達賢已

之才者也賢已賢於已者臣道莫大於進賢也韓詩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

東里子產之有所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乎

孔子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引顏淵問於孔子曰

何以為身為猶治也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

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

可以政國為政於國豈特一身者哉說苑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

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

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

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况於身乎故不比數而

臨難乃謀○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

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

由聞晉范中行氏范昭子士吉射尊賢賤不肖矣其

亡何也左傳定十三年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

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哀五年奔齊此所謂

亡謂其以亂失位也其死在孔子後死而後智伯與

韓趙魏共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

而不能去也范氏於張柳朔王生中行賢者知其不

肖者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鄰敵趙魏

信魏曼多雖欲無亡豈可得乎說苑○孔子喟然歎

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赤

先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

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

道而能下人已之有道既足以感同類而又能下人

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合此觀之可以知其賢矣有此三

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

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本

作若夫有道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

克也多助以貴下賤無不得也大得昔者周公居家

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白屋未受祿

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史稱周公握髮吐哺下

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君子哉說苑作夫

有道而能下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

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

子曰省力役使民有餘力 薄稅斂使民有遺利 則民富矣得享已有

敦禮教使民化於善 遠罪矣使民不近刑辟 則民壽矣得終天年 公曰

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因薄稅斂而發說苑孔子對曰政有

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

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洞酌之篇愷樂也悌易也呂

氏春秋愷大也悌長也君子之德大且長者則為民父母也 未有其子富而父母

貧者也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得此意矣說苑同

###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說苑作景公 夫子曰政

在節財魯君問政說苑 夫子曰政在諭臣諭教勅也 葉公

問政楚葉縣令沈諸梁 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論語近者三說遠者來

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異端乎異端猶言

他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

囿韓子齊景公築苑門為路寢 五官妓樂不懈於時齊多女樂 一旦而

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千當作百謂以大夫之業也賜人也 故曰政在

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叔 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

侯之賓距絕也諸侯之賓自他國來而求仕者 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

臣夫荆

楚國荆蠻之地

其地廣而都狹

十邑為都

民有離心

地廣故也

莫安其居

都狹故也

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

為政殊矣詩不云乎相亂蔑資曷莫惠我師

詩大雅板之篇

相詩作喪息浪切蔑與滅同沒也資如資斧之資惠順師衆也

此傷奪後不節以為

亂者也匪其止共

音恭惟王之邛

詩小雅巧言之篇邛病也言盜言之人不

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

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亂離

斯瘼奚其適歸

詩小雅四月之篇作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爰蓋奚之誤也瘼病矣何適之

也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

乎哉

為亂之病各有所在則已亂之藥各有所施也說苑序問政引詩先後不同然辭意則一韓子

載此以諭臣為選賢而衡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道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非之謂

知下欲立禁而行誅也禁制民欲以益己之奢淫是

割股肉而實腹也臣之禁弊不有以節之而果於

旦之法是割膜而剔癰也民去我矣不為之所而刑

以從事是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鳥也其有濟乎而

非敢持其說與夫子辯其哉小人 ○子貢問於孔子

之無忌憚也其死於秦獄晚矣

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 齊晏平仲名嬰可謂至矣 謂敬之敬

問夫子所以與之者 與猶取也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

惠主 惠民之主論語子產惠人也又左傳古之遺愛也於學為博物 左傳子產聘晉

言晉侯之疾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晏子於君為忠臣 史晏平仲在朝君語及之

則危言不語及之則危行國有而行為敬敏 論語晏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是也而行為敬敏 平仲善

與人交久而敬之記晏子可謂知禮故吾皆以兄事

之 史孔子之所謂子家駒曰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

產惠人也。○孔子謂宓音密通作宓子賤曰：子治單父，

音庸單父魯邑今山東單縣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說苑作其語

者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使民之有老父弱子恤

諸孤，諸孤謂鰥寡孤獨言恤之使皆得所而哀喪紀，紀事也喪之親者

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附歸猶未足也曰不

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

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

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愛矣。上行而下效也交所中

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

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

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治也

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孟子其君用之

神明之主也。書使之主祭而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

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說苑作其與堯舜繼矣韓詩

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賑困窮，補

不足。孔子曰：是小民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

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

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

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孝弟矣。所

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

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所為者小也。為之大

矣。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

以之。○子貢為信陽宰，信陽春秋楚地今河南屬郡將行，辭於孔

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辭，孔子而行。孔子曰：

力之順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

子豈以盜為累哉說苑賜少而事君子孔子曰賜爾

之未詳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

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為已

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說苑君子之盜吾聞之

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

此怨之所由生也利民樹德治官莫若平治一臨財

莫若廉廉平之守守執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

不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小人薄德內不相訓而外相謗

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若已有善則必不匿言人之惡

若已受之若已受惡則必不揚故君子無所不慎焉說苑匿人之善者是

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

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子

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

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時為御而問曰夫子未

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

矣入其境田疇盡易易治也草萊其辟溝洫深治此其

恭敬以信能節民力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詩

作甚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能裕民財故其民不偷也

尊



至其庭庭其清閒諸下用命諸下胥此其明察以斷

敏於政事論語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

善庸盡其美乎韓詩外傳同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

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

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維措

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

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

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

以知其國之亂也善觀人國者知延陵季子之所以

識晉者則知吾夫子之所以取子路者矣有民社之

寄者欲善其政○楚昭王渡江昭王江中有物大如

亦可思過半矣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恠之問群臣莫能

識之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謂萍實萍草可剖而

食之吉祥也唯霸者國語霸把也把持為能獲焉王

食之大美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大美下一本

孔子何子曰吾昔之鄭鄭國在西都今華過乎陳之

以知之野陳國今河南陳州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

亦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

之○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恠

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祥

災昔童兒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

起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趣音治溝渠趣速

脩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又霖水溢泛諸

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

有徵矣說苑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

各萍實令剖而食之唯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

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注

之又使聘問孔子曰此各商羊急告民趣治溝

渠天將大雨於是知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

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

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

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

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

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

已也賭物記事即得其應矣

###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為君子論語君子

而道生易正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孝首行喪紀有

其本為事理

禮矣而哀為本喪與其易也寧戚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後

發先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君以民為天居國有道

矣而嗣為本太子天下之本也生財有時矣而力為

本生財大道在置本不固置立無務豐末豐培使大

未雖豐而必覆大學其親戚不悅無務外交先自薄

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何為其所厚者薄而其事無終始不終無務多業終

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副始業雖聞記不善荒唐繆無務多談書肆說鈴比

多而無成平近不說同無務脩遠近悅而後是以反本脩邇君

子之道也夫子因論六本而縱言至此皆欲人反本

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

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

而農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善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脩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為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兇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本棄其本者榮華稿矣

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語曰苦言藥也其言疾也

湯武以諤諤

而昌

諤諤抗直之言湯武能受諫

桀紂以唯唯而亡

唯唯從順之辭桀紂拒諫

故雖不善而大亦莫之違也唯一作嘿

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

夫無爭婦士無爭友而無其過者未之有也

說苑孔子曰良

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

以爭父失之子得之以爭兄失之弟得之以爭夫失

于君之婦得之以爭已失之友得之以爭是以國無危亡

之兆而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

也友得之下說苑作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以得聞過而改之也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詭寄其辭納約

自牖之義或二曰慇諫情慇其辭無忌諱也三曰降諫卑屈其辭欲遇

主于四曰直諫直道而言匪躬之故五曰諷諫托事以諷

使言之者無罪聞唯度主以行之度君之能容與否當請則譎可慇則

慇降直吾從其諷諫矣乎况苑君有過失者危亡之

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

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

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

諷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

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而終不用

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

止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治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

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治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

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之而曹羈合禮蘇

詢曰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

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孔子讀易至於損益

易少之顧用之術何如耳

二卦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

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以決之決損之也吾以是

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句道益

之謂也所以自損者道彌益而身彌損德愈盛而夫

學者損其自多不自以虛受人虛如虛心之故能成

其滿受人之益老子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博哉天

道成而必變成謂成物成而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

有也持滿者不能虛受而天下之善昔堯居天下之

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善帝堯允恭克讓是

允信也克能也

易少之顧用之術何如耳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

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以決之

決損之也吾以是

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

道益之謂也

道彌益而身彌損

故能成其滿

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

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迄至夏桀昆吾諸侯助

桀為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

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湯放桀併是以千載而惡著迄

今而不滅是非損益之徵與說范孔子讀易至於損

帝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

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

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

曰得苟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

堯覆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

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歎而滿意窮高而不衰

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

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

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

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

地盈虛與時消息上四句見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

易豐彖傳

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軾車前調其盈虛故能

長父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說苑同淮南子孔子

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故物或損之而

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

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

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臣驪氏也衆人皆知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本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處此商之所以益賜之所以損也說苑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不知其子視其父其草木皆以彼知此也孟子觀遠臣以其所爲主意同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一作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

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說苑作君子慎所藏蓋物有相染也惟人亦然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人非上智下愚而有不移於所染者乎善惡之有習而成也其在所與處者之善與不善而所染者之當與不當爾

孔子家語卷之三終

孔子家語卷之四

邾陽何孟春 註

辯物第十六

邾音談子朝魯邾今山東鄒縣左傳昭公十七年邾子來朝魯人問公與之

焉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少昊姓已名摯黃帝子玄囂以金德王天下號

金天氏能脩太昊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

官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代神農王天下有士德瑞土色黃故曰黃帝以受命有雲瑞故以雲

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春官為青雲氏夏官縉雲氏秋官白雲氏冬官黑雲氏中官黃

雲炎帝以火炎帝姜氏以火德代共工氏王天下故曰炎帝教民農事又云神農以受命有

火德以火紀官故為火師而火名春官為大共工以火夏官鶉火秋官西火冬官北火中官中火

水自謂水德以水紀官故為水師而水名春官為東

水夏官南水秋官西水太昊以龍德繼天而王故風

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伏制犧牛又云伏

犧以龍馬負圖出河之瑞以龍紀官故為龍師而龍

名春官為青龍夏官赤龍秋官白龍冬官黑龍中官

黃龍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吳英為潛龍氏造甲

曆大庭為居龍氏治屋廬混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

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泉

源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

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知天

則見故名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燕以春分伯

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一名鵙以夏至青鳥氏司

啓者也青鳥鵙也鵙同鷦一作鷦丹鳥氏司閉者

以立春鳴立夏至故司啓

也丹鳥鷩雉也似山鷩而小冠青毛黃腹下赤項

也色鮮明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分至啓閉皆歷

正之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鳩也鷦鳩孝 雉鳩氏司

馬也雉鳩王雉也鷩而有別 鳴鳩氏司空也鳴鳩即

布穀詩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言食子朝從上 爽鳩氏

司寇也爽鳩鷹也鷩鳥主搏擊 鶡鳩氏司事也鶡鳩

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本草鶡鳩多鳴俾推以為 五

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尚 五雉為五工正西方鷩

之工也東方鷩雉搏埴之工也南方翟雉攻金之工

也北方鷩雉攻皮之工也伊南翬雉飭五色之工也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雉夷也夷平也器用利九

扈為九農正春扈鷩鷩言分備也相五土之宜趣民



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色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膏

竊丹為巢驅鳥者也行色皆皆蓋為民驅鳥者也宵

老鷹噴實夜為民驅獸者也桑色竊脂為蠶驅雀者也

古淺字竊玄淺黑竊藍淺青竊黃淺黃竊丹淺赤則

竊脂者淺白也或乃以易竊人脂膏故名者非皆皆

噴噴音得名皆 虐民使無淫者也司徒司寇工農之屬

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

託言之言如今之此官也

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帝孫以

國高陽故曰高陽氏代少昊以水德王德不能致遠

瑞而以民事命官以少昊四子重為水正曰勾芒該

為金正曰蓐收脩熙相代為水正曰玄冥又以共上

之手勾龍為土正黎為火正曰祀融國語所謂命火

正黎司地也 孔子聞之時年二 遂見郊子而學焉既

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脩職

也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蓋古語

已上左傳並同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音商叔孫

州仇也車士將車 採薪於大野大野今高平鉅野縣

者子姓鉏商其名 獲麟焉左傳哀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

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

含仁懷義音中鍾吕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釋土

翔必有處不獲生虫不踐生草不群 折其前左足載

不旅不入陷罪不入羅網文章斌斌 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左傳作以 使人告

孔子以為不祥而復疑 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

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

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

公羊傳麟仁獸也有王 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

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

焉麟者聖人之瑞夫子傷焉蓋自感也公羊傳類淵

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天告夫子將歿之徵故云爾孔

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

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

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

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

周將成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

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

鳳遊今非其特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又家傳稱

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

而去懷妊十一月生孔子後西狩獲麟其絃在焉孔

子解絃而自傷也此事出於附會殆未可知雖

然麟之為聖人出則天道昭然有不可誣者

###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書策竹書載古聖王之政多矣曰文武者蓋自其近稱之有憲章之意也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文指天道敏生兼動物之速地道

敏樹言敏生則樹在其中矣而人道敏政夫政也者

猶蒲盧也蒲盧陸佃作果羸沈括作蒲葦自敏樹言

果羸捷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虫負之七日而化為

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一

名蒲盧中庸政也者蒲盧也筆談蒲盧說者以為果

羸疑不然蒲盧即蒲葦耳人之為政猶地之藝蒲葦

遂之而巳亦行待化以成政在化民成矣故為政在於

其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即道也而曰

體甚大在人心之親切者仁者人也為人之所以親親

為大仁之用莫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之教教記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親親仁也尊賢

者而禮者政之本也記作在下位不獲乎是故君子

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

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

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君臣父子也父子夫婦

也夫婦昆弟也兄弟朋友之交也朋友五者天下之

達道也知仁勇三者知此體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

之者一也一者誠也或生而知之也也或學而知之也

或困而知之也勇及其知之一也誠一者或安而行之也

或利而行之也仁或勉强而行之也勇及其成功一也者

誠也誠所以自誠也知之成功一者即所謂所以行

之者一也而知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故誠亦

有誠者誠之者之不同也記此章下曰誠者天之道

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是也已上見記中庸篇此下有

乎知云云近○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

不知其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非二也

而所以動作用則魂也魂是精氣之氣魂魄會謂

之生氣聚則魂魄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

也氣載魂交魄者也言氣則魂在其中矣言魄則必

所謂鬼神言人之生者也人生一身有陰有陽陽主

運用陰主藏受運用是魂藏受是魄魄陽而魄陰也

陽為神陰為鬼魂為神魄為鬼道書亦曰魂陽神也

魄陰神也盛者就其偏而言之者也記鬼之盛也下

接合鬼神教生必有死有聚必有散氣散則魂魄

之至也云云相離而死記作衆生必死

死必歸形魄歸于地謂之鬼魂氣歸于天謂之神

降而魂上升也重濁者下而輕清者上也此所謂鬼

神言人之死者也鬼之為言歸也神之為言升也魂

氣升天而亦曰歸者人稟陰陽之氣以主自無而

有也死而氣散復自有而無也是亦歸之而已矣合

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形魄歸于地魂氣歸于天

孝子於何用情於是有享祀焉享之者所以合鬼與

神也記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

諸陰陽之義也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合鬼神也

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合鬼神之所致乎享祀之間

而如將見之不形魄而形魄不魂氣而魂氣矣孝子

之情於是乎盡而聖人之制禮所以為是故築為宮

教之至也記此下接前衆生必死云云

室謂廟設為宗祧宗廟太祖及左昭右穆春秋祭祀

以別親疏遠邇宗廟親而邇月祭祧教民復古復始

吾之前為古吾所自為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宗祧

尊祖親禰所以反古復始皆吾之所由生也記此

下有衆之服自此云云尊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

仁人之德教也說苑孔子曰吾於其棠見宗廟之敬

聖之道幾哉仁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記祭

在宰我問思死者而不欲生欲猶得也思親之死而

不欲生似欲隨忌日則必哀記君子有終稱諱則如

見親諱親名也生曰名死曰諱稱諱唯當祀時以配

祀之忠也盡心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如見親有

之色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詩小雅小宛之篇明

然今借以謂二親文王之詩也記注言此詩足敬而致

人詩本謂文武文王也

今借以謂二親

文王之詩也

以記注言此詩足敬而致

敬而致

之敬記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致之必樂致

作饗樂樂已至必哀哀其終往記此下有仲尼嘗奉

其當來已至必哀薦而進云云已上見祭義篇而

其言語有先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中庸攝

後詳略之異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武王周

公為達孝而此獨曰文王者孝於文王至矣武王周

公則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

已非復有加於文王也合記文王世子篇與此

所言觀之文王事親死生之際其無遺憾矣哉

###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東野

畢莊子作稷御又作馭使馬也顏回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

佚佚與逸同奔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

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校人掌養曰東野畢之馬佚兩

驟裂兩服入廐兩服馬在中兩驟兩服之外馬謂定

公越席而起曰趨音從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

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

佚不識吾子何以知之回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

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巧一作工造父周穆

王得八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

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

銜體正矣銜銜與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調集其馬

中規中矩盡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

已求猶責也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

願少進乎回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

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有變此篇荀子所取同劉向新序顏淵待魯定公于臺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定

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

入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躐席

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

東野畢之御也吾子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不

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云云定公曰善可少進

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

窮其下而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騶

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莊子呂

氏春秋則以為顏闔對莊公之言也莊子東野稷以

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

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

密而不應少馬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

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呂氏春秋東野稷以御見

云云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

馬願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

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

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

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馬鄉臣遇

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

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性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而

非不從危為法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民進則

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

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名罪上下之

相讐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

則不聽禁多則不行禁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困而

身為勑極也云云此窮其下者之必危也太公陰謀

蠶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劇民劇則

積民劇則敗視此篇言簡而理亦盡矣

**顏回問君**

**子孔子曰愛近仁**

愛近仁為小則無伎

度近智度事而

知

是辨邪工為已不重無我為人不輕以待物君子也

之辨矣

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辨不推不能

之辨矣

狡訐懷詐以為智不惟無所度而已幸人之有過不惟重於為己而已

耻學而羞不能於人有學而工之則媚嫉生於人不評起或曰身耻學問

而又羞人之不能也小人顏回謂子路曰力猛

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以善終盡慎諸焉

勇故箴之夫子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後卒蹈孔懼之難○叔孫武叔見於顏

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彼于聖人而

尚加毀其顏回曰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

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記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

則稱已則怨益亡夫在上者有善尚推之人而惡以引諸已誠懼夫爭與怨也苟言人之惡言人之枉不取爭而致怨者希矣不取爭而致怨亦不免於薄德之議矣而何美已正已之有故君子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君子知內省自脩而已

###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劔子曰吾

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

乎異言子路曰學豈益哉說苑作學亦有益乎子曰人君而無

諫臣則失正無人救正士而無教友相教戒則失聽

反於繁繁同警所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書本從

失所依聽一作德按此章句多叶音作聽為是御狂馬不釋其策策鞭操弓不

後從諫則聖受學重問執不順成能降志以學問於人人亦必順成其志而善告矣毀人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

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射以達於犀革達一作通

犀牛之革最堅以此言之何學之有說苑又何學為乎美子質自然無所事學

曰括而羽之括箭筈羽以揚之使及遠周鏃而砥礪

鏃箭刃礪以利之使透物周禮三分其羽以設其刃是也其入之不益深乎此學

之益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說苑○子路將西行辭於

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行者必以贈君子贈人以言

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彊不遠彊所以自立即論語弘毅之謂也任重道

遠非彊不能勝之遠或作達亦通不勞無功勞動功效也無所為於前則無所冀於後也

不忠無親已不能盡心以為人即人亦不盡心以報已不信無復復踐言也論語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言而不信又何以副其實耶不恭失禮行禮貴恭若傲惰之氣見於四

肢雖有節文不為用矣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子路曰由請終

身奉之說苑○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

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克其辯表記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

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

其辭耻有其德而無其行也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輿當

其駕車相士以居當其獨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

失之子羽羽但有其表耳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予但長於言耳論語

殆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予於子改是是也文記載澹臺滅明狀貌

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起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子弟三

百人設取與去就各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據史記所載則



子羽形陋而行高所引孔子之言與此言同而意則反矣或問孔子於二子而有取人不驗之失知人之難則固然耶韓非子以為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新辯濫於宰予世主之聽眩於仲尼苟院其言因任其人則焉得無失乎非之警世主似矣而以仲尼為真失實則非也王充書又謂孔子相子羽而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甚矣此術士之鬼談突見漢儒之陋何至此極也孔子謂失之云者欲人知言貌之不可以取人耳論語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蓋亦托諸身驗者言之以教人之意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此言又誰為哉韓非王充之徒殆是癡人前不可與說夢耳魏王朗相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群不言相形之事仰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天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扣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傳記其効驗之尤著者不

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孔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

弗為莫如勿知知善也徒知無益故不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親賢也徒親無益故不如勿親

患之方至思而弗憂豫防且思而能知命故弗憂孔蔑曰行已乎

而已乎已之道如身言行已之道如身子曰攻其所不能已有所不能當專治之備

其所不足能有所不足必求全焉母以其所不能疑人不以我不能疑人亦不能

母以其所能驕人不以我之能驕人之不能終日言無遺已

之憂循理而言言之無口過終日行不遺已之患順道而行行之無怨惡

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

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魯哀六年孔子年六十三史記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

父聞孔子在陳蔡孔子往拜禮焉一作路出於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也

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

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今者又留陳蔡之間諸

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

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皆危矣於是乃相與

發徒兵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朱子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

孔子陳蔡大絕糧七日無道所通藜藿不糝一作從夫安敢圍之

者皆病論語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是去衛時事孔子愈慷慨講誦絃

歌不衰史記此下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賜爾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色乃召

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詩小雅何草不黃之

篇率循也言非兕兕而循曠野也吾道非乎吾奚為至於此子路愠

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

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

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

禍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

居之窮也疑尚有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

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史記伯夷叔齊讓國而逃

武王伐紂夷齊耻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北汝以

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比干紂諸父

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

不見刑關龍逢夏桀時忠臣以諫桀被殺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

子胥不見殺子胥名員逃楚事吳左傳哀十一年吳將伐齊子胥諫弗聽使于齊屬其子於

鮑氏復返王問之賜以死孔子赴楚聘史稱哀六年事是時子胥未見殺也夫遇不遇者

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

也賢而不遇其時亦不能行然則君子何獨立哉且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可也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

為窮困而改節荀子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終始而不

也感為之者人也謂為善為不善在人也生死者命也

是以晉公子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

重耳之亡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

伐衛衛侯出居于襄牛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

會稽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焉哀

十三年於越入吳十七年再伐吳二十三年滅吳則越之霸孔子卒已七年不及見也會稽山在山陰縣

南齊桓公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左傳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初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之明年齊人殺無知齊小白入於齊僖九年會諸侯盟于葵丘一匡天下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

逸者則志不廣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

諸侯盟于葵丘一匡天下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

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  
桓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  
聲而後庸知其終始乎始困終達子路出召子貢告  
喻是也誰能預期

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

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必能種之未

之歲有豐凶也良工能巧不能為順能巧於工而不能順君

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能容能盡其在

已而不能必其在人道不可屈也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

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告亦如之顏回曰

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

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

夫道既已大脩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已無

與矣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

曰有是哉牛驥之滯難為鱸鮪而蜂房顏氏之子使

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也為之主財心相同也

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之

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

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

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為必用耶王子比

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用耶關龍逢不見刑

乎汝以為諫者為必用耶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

時者多矣何獨丘哉夫蘭芷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

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

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

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

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

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  
齊桓公小白霸心生于曹越王句踐霸心生于會稽  
僕者志不墮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韓詩孔  
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  
食藜藿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  
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  
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之意者尚有遺行乎奚  
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  
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剗心而  
死子以義者為必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  
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  
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  
葉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墮  
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幾矣豈獨丘哉賢不  
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  
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  
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而逃於河湄立為天子則其  
遇堯也傳說負壤土而伏板築以為大夫則其遇武  
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

相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  
屠牛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  
束縛膠目居檻車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  
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羊舉為大夫則  
其遇秦繆公也虞立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於孫  
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知  
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此  
非無驥狀也夫世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  
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庭生於茂林之  
中深山之間不為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為通  
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  
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  
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為免  
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又何位之有乎夫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  
比干不慧乎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務學  
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  
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說苑同  
於是使子貢至

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史記並同記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

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  
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  
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  
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  
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  
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  
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  
之福也昭王乃止朱子曰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  
按小司馬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必立社則七  
百里者乃七百社而一萬七千五百家之地也非實  
七百里也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  
病孔子絃歌說苑彈琴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  
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  
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  
我者乎子路不悅援戚而舞戚斧也左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說苑作被干

而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愠見曰

夫子之脩樂特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日齊桓

霸心生於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

氏左傳晉獻公聽驪姬之譖出重耳於蒲而伐諸蒲城重耳奔狄故居不幽則思不

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與明日免

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

可忘矣弗忘此難與母忘帶一中孔子曰惡是何言

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

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之人君不困不成

王烈士不困不成行一作烈士不困行不彰昔者湯困於夏臺

史桀召湯而囚之夏臺夏臺本一作呂按呂文王困

於姜里史紂因西伯姜里今秦穆公困於殺左傳僖

年晉及姜戎敗秦師於殺秦伯素服齊桓困於長勺

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

而難言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易困卦辭

聖人所與人難信也說苑陳蔡之間吾與二三子庸

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莊子孔子窮於陳蔡

之間七日不火食藜

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

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

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賜細人也召而

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

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

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

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

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

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曰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

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

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在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

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安身所以

難安所以久其位不獲乎上身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

已有善勿專善善政勿專若不自已教不能勿怠教

也勿怠則不出者以免人之忌也已過勿發人之罪失事已失言勿倚有

失言勿摘角之勿發不善勿遂政有不善勿遂之行

事勿留事之善者即行而勿留之留如留君子入官宿之留勿遂勿留以免人之謗也

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政從而得矣且夫忿數

者獄之所由生也數屢也忿數則事多抑枉刑不距

諫者慮之所以塞也距諫則善言不入一已之慢易

者禮之所以失也既忽於事必失其禮接怠惰者時之所以後

也不勤於事則失其機會時者事機之會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

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不知任人則力必有不及之處而庶事墮矣君子

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

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思之當極其詳行之當務其大進是

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者

反書惟治亂在庶官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一作以容

其民寬宥者有所縱慈愛以優柔之詩不剛不柔而民

自得矣其所得君上者民之儀也儀法也式也詩儀刑

邦一人元良萬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司掌也執政者

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迺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

迺臣近君之臣辟與嬖同便辟得寵於君者所職使令而已是僕御之類也故儀不正則

民失表不正則百姓亂迺臣便辟則群臣汚矣汚臣

立也記迺臣不可不古者聖主冕而前旒冕祭服之

纁前後有旒纁冕十二旒纁冕七旒纁冕五



三統玄冕所以蔽明也統垂過目不統絃充耳統纓從

絃冠之垂者在所以掩聰也不欲聞人之過水至清則無魚

人至察則無徒衆附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

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揆之於法而度之使民自索其情蓋入君

行之術處無為之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

有大罪必原其故推原其所以然得從未滅以仁輔化求善原故

求可免之路是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於死罪

以仁輔政化也則仁之至也何善如之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

流而不蘊無壅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大統

大紀綱也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不張使之然真古聖王治天下之道也於入官何有子張

既聞斯言退而記之籍記之不敢忘○子路問於孔

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脩行也其未

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為治之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樂其已

作知按宰予告楚昭王曰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從諸本作治是是以君子有

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

得之荀作則則既已得之又恐失之論語其未得也患

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荀并說○曾子

敝衣敝壞也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說苑魯君使人致邑

曰請以此脩衣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

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者常畏人

恐其責德於己與人者常驕人德於物繼君有賜不我驕也  
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  
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動於利則物莫  
之驕而已無所畏  
全其節矣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

孔子家語卷之四終

孔子家語卷之五

郝陽何孟春 註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苦於學道願息而

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詩商頌那之篇

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既醉

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御于家邦御于家邦大雅思齊之篇刑法真

之篇注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

事親之難也事

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干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自家刑國也

妻子難妻子焉可

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既醉之篇而言相攝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

則賜願息於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日穀幽風七月之篇于茅牲取茅也

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墻

宰如也嗔如也兩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壙丘隴宰當

如高貌嗔與嗔同塞也兩謂隔絕列子作宰子貢曰

如墳如張湛注墳壤高異則知息有所之也

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荀同韓詩孔子燕居

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力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

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

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

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

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

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若此其不易

也如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闕

棺兮乃止播耳不知與時至易遠兮此之謂君子所

論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

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亦此意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樹栽植

手足胼胝胼指勞併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韓詩

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黎黑黎

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一作與

與色不悅一作與

論語子貢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盡然不敬何以別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止饌曾是以為孝乎是孝在於順辭悅色敬其身以事親而不專於養也古之

人有言曰衣與繆名曾不爾聊繆純繆也聊賴也言雖與之衣而純繆不

精則不聊賴於汝也或曰繆綱也言雖衣服我綱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賴汝也韓詩外傳作依予教家

語云人與已不順欺也王肅云人與已事實相通不順欺也皆與此不同春按今韓詩與家語俱作曾不

爾聊無依予教之文王肅所云人與已不順欺也今本亦無之楊倞荀時所見者今無所於考矣今

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盡力以養其親無此

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由居荀作孔子吾語

汝雖有國士之力一國勇之士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

勢不便也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

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為而無孝之

名也荀并韓○孔子自衛入晉哀五年孔子年六十

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孔子既不得用於衛見趙簡子歷聘紀年佛胙召子欲往會簡子

使人來聘遂入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犢及舜華

晉以見之也簡子名鞅犢一作鐸竇犢史記又作竇鳴犢舜華國

語云鳴鐸竇犢則竇犢字鳴犢也說苑作澤鳴犢犢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

此命也夫子華子書孔子轍環於河濟而弗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而歎云云其亂

之辭子貢說苑作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

犢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

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乃從政丘聞

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牝曰麟竭澤而漁則

蛟龍不處其淵無角曰蛟史記作蛟龍不合陰陽覆巢破卵則鳳凰

不翔其邑雄曰鳳雌曰凰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

義也尚知避之况於人乎哉史記大段同劉向新序

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

船中河安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

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也使丘不濟此水

者命也夫說苑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丘

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

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

觀曰云云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

犢犢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

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

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不遊覆巢破卵則

鳳凰不翔丘聞之君遂還息於陬鄉此鄉非作繁操

子重傷其類者也

以哀之繁操琴曲名史記作陬操詞曰周道衰微禮

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

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

息陬傷子道窮哀彼無辜翺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

所好其樂只且自是反乎衛歷聘紀年作自蔡如葉

去葉○孔子之宋定十四年十月孔子去衛將

反蔡適陳過匡匡衛邑宋當作衛匡人

簡子以甲士圍之史記孔子過匡顏刻為御以策指

之以為魯之陽也功虎嘗暴匡匡人於子路怒奮戟

是遂止孔子子路類陽虎因拘焉

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青有脩仁義而不免世俗

之惡者乎世俗之惡好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

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為咎謂

也則非丘之罪也說苑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

孔子以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

路怒奮戟將下關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命也夫由歌子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由三終匡人解甲而罷說苑同莊子曰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絕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史記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也致堂胡氏曰穆公末年武子之子相也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生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愈也其年當百有五六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孔子曰不觀於高

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

在此則知患而有所警而可無失矣 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身說苑作

人餘並同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伯玉名瑗彌子瑕不肖

反任之子瑕一史魚患之 子魚數以諫靈公而不從

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在衛

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

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汝置屍牖下

於我畢矣畢一作足禮飯舍於牖下小歛 其子從之

靈公吊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

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殯之於客位于西階賓進也禮也

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去之新序史魚死靈公往弔見喪在

此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

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

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論語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

如矢是也荀卿謂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鮪不如盜也何哉仲子吾弗論史魚之直見稱孔子而不能免

卿之諫其盜名益見卿之探論諱其刻矣

###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七旬生

曰弱未當能言之特而即言所以為神靈也 哲睿齊側切 莊敦敏誠信長

而聰明史記切而齊循長 治五氣五行之氣謂春甲乙木氣夏丙丁火

氣之類也 設五量五量權衡升斛 度四方度四方而服

牛乘馬牛任重馬致遠 擾馴猛獸擾伏馴順也周禮有服不

熊羆羆貅貅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 炎帝者神農之

虛黃帝所各帝倫用是也阪泉今上谷地 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為

黼黻白與黑謂之黼若斧文黑與青謂之黻以兩相間 命風后力牧常先大

鴻以治民風后為相力牧為將或曰風后三公也力

世傳大鴻葬處 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

說史記作死生之難 播時百穀時讀曰時穀者禾 嘗味



草木仁及於鳥獸昆虫考日月星辰史記迎日推策又旁羅日月星

辰水波土石金玉是也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以生萬

民養生義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靜淵以有

謀䟽通以知事養財以任地任地任其所生也財一作材履時以

象天履踐而行也依鬼神以制義敬事鬼神因制尊卑之義治氣性以

教衆理四時之氣五行之性教化萬人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

北至幽陵幽州地南暨交趾暨及地西抵流沙張掖居延地東

極蟠木蟠木者東海中有山名度索上有桃樹屈蟠三千里動靜之生小大之

物史記作動靜之神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底平屬服也一作砥礪

宰我曰請問帝嚳黃帝曾孫一名叅都亳號高辛氏孔子曰高辛張晏

曰少昊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顓頊以後天子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也生而神

靈自言其名博施厚利史作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

明以察微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仁而威惠而信脩

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

之訓誨利益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作歷明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

迎之過而送之明神鬼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

史作其色郁郁其德其動也時應天其服也土從地宜

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

子曰陶唐堯有天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

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史作不舒伯夷典禮書伯夷為秩宗

夔龍典樂書夔為典樂流四凶而天下服舜言於帝

凶共工驩兜三苗鯀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輦所及

莫不夷說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虞舜舜有天孝

友聞於四方舜年二十陶漁事親舜耕歷山陶澤寬裕

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

大命依于二女堯以二女妻舜舜居媯汭內行彌謹

道堯二女不敢以貴驕舜親戚甚有婦道

舊職恭已而已論語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天平

地成巡狩四海書歲十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

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孟子天子適諸侯五載一始書五年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

也史記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年乃即位三十年在位

也史記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年乃即位嗣帝五十載代堯踐帝位歷五十年史記作年五

十攝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位又三十九年南巡以

是推之則舜年百爾書注為是陟方岳死于蒼梧

之野而葬焉善陟方乃死孔安國以陟方訓升遐既

云升遐則乃死語為復韓愈氏謂竹書紀帝王沒曰陟如是則方乃死亦復以今家語陟方

岳言之文義始通而古今無一人引證不知何謂國

語舜勤事而野死此云死于蒼梧之野與孟子云卒

于鳴條不同則又有可考者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

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

梧山海州近莒之紀城去鳴條不甚遠此家語所謂

疑者宰我曰請問禹顓頊之後孔子曰夏后禹有天

敏給克齊齊疾也其德不爽爽失也其仁可親其言

可信聲為律語言合身為度行動合疊疊穆穆穆穆穆穆

遠意穆深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主鑄九鼎享上帝鬼神其惠為

民父母四海會同六府孔脩而民得其養也左準繩右規矩準繩規矩所以為平

直直員方覆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

下任臯陶伯益以贊其治伯益即臯陶子傳曰興六

師以征不庭不庭不朝王庭之人也四極之民莫敢

不服五帝德篇大戴記有之其言比是為詳然其書

湖之誕形車白馬之飾何取於茅茨土階之庭春故

不復補馬史記首卷中語多本於此子長數五帝與

此同而諸家間有不從安定胡氏曰仲尼繫易歷叙

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羲農黃帝堯舜氏蓋以

是為五帝弗及顓辛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耳

朱子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

###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

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

木金火水及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

十二日化生長育萬物莫不成也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

世說者皆為之名字如東方靈威古之王者易代而

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有五行更王始終相生亦象其

義也如以木德王則故其生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

不錄其非史記皆執易傳為言未嘗舉此相證然則世本有分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而謂少昊顓頊帝其不可從又明矣

是以大皞配木

伏羲氏木德之君

炎帝配火

大庭氏火德之君

黃帝

配土

軒轅氏黃德之君

少昊配金

吳天氏白精之君

顓頊配水

高陽氏黑精之君已上五帝又與前章宰子問者不同蓋此所稱指配五行者言之故也周尚書洪謨曰周禮王祀

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則是上帝之外又五帝也園丘之外又四郊

也家語孔子以為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者是也漢祀五時名曰五帝鄭康成謂昊天

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又據緯書為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協光紀

中曰含樞紐殊不知紫微之有天皇大帝者以其神獨尊有皇天上帝之象太微之有五帝座者以其星

叢聚各據方位有五方五帝之象不可指此六星以為上帝及五帝也如日星有日之象月星有月之象

豈可指日星月星為日月乎鄭說怪誕王肅輩排之以為非五天帝乃太皞神農黃帝少昊顓頊之五人

帝信齋揚氏又非之謂果五人帝則五人帝之前乃無司四時者乎而引程子形體主宰之言以為五帝

乃天之別名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然如其說則祀五帝即祀天而周禮何以祀天之外又祀五帝哉

先儒懼其與天均稱為帝尊卑無別故謂帝一而已焉得有五蓋古人質朴以五行之神有盛德大功克

乎宇宙故稱為帝亦猶後世庶人之考妣皆稱為皇考皇妣云爾然而或又謂五帝既稱為帝則其序當

在昊天上帝之下而大宗伯序天神地祇人鬼自昊天上帝以及四方百物皆在祀而獨無五帝之祭

六器之禮天地四方有定數而亦無五帝之制至小宗伯始云兆五帝于四郊家語以為五行之神者蓋

天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陰陽分而為五行天之有陰陽五行猶身之有魂魄五臟陰陽五行不在天之外

魂魄五臟豈在身之外哉况五行之精著象於天則為五星分位於地則為五方布於四時則為五星形

於度微則為五氣今所謂五精帝者以為五星乎則五星有標燎之祭以為五方乎則五方有玉器之祭

以為五辰乎則四時有泰昭之祭以為五氣乎則兩陽有水旱之祭燠寒有寒暑之祭風有風師之祭是

陰陽五行之氣克塞兩間發生萬物者即天道流行之妙自其統會而言則已該於昊天上帝之祭自其

分散而言則隨所在而各有其祭是祭上帝之外不應又有五帝之祭也或又謂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作下時祠炎帝漢高增以此時祠黑帝蓋周禮之五帝或秦漢儒者因五時帝而增入其說耳

康子曰大皞氏其始之木何也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也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勾音鈎正官之長也

祝融為火正祝融明貌有取於火也

蓐收為金正蓐音奪取秋物也

玄冥為水正玄水色取水陰而幽冥其祀該祀於門

土正土為群物主故曰后土其祀勾龍在家祀中雷在野則為社此則五行之主

也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亂泛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也言但主五行之官不得同名為帝五行佐成上帝而稱

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屬類也舉太皞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故生而有功德於民者沒而祀之以主特事亦從其號而曰帝也昔

少皞氏之子有四叔叔如叔世之叔謂其後之子孫非在當時也曰重曰該曰脩曰熙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

左傳鄭子產曰金天氏有裔子曰顓頊顓為玄冥師頊之子曰黎

世本作顓頊為祝融左傳晉士弱曰陶氏之火正闕伯項曾孫與此不同闕伯帝嚳高辛氏之子也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

業為官職該業能之效職者官之守重能木為勾芒該業能金為蓐收脩及熙能水為玄冥左傳

蔡墨所謂實能金木及水世不失職遂濟窮桑者也  
黎之為祝融是能火也勾龍能水土有功是以為后  
土也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謂  
五官之後能世脩其職業也 生為上公 上公則封以

死為貴神死則享以 別稱五祀不得同稱帝五祀上

耳故不得稱帝五正不及 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

之德各有所統各有相 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

在木家而尚 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

赤所以問也 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金之次 殷人用

水德王色尚白水之次 木宜尚青而 周人以木德王

色尚赤木之次 火也 呂氏春秋几帝王之興也天必

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

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

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

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

時天先見火赤烏鸛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

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

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

而不見水氣勝將徙于土云云其言夏殷周所尚之色

與此不同殆 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

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火之次 舜以土德王色尚青

土之次金宜尚白而土者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

於木故尚青也淮南記有虞氏之祀社用上服尚黃

亦與此 執轡第二十五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為費宰費魯季氏邑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閔子未 問政於孔子子曰以

嘗肯臣季氏此記者之誤也

德以法二者不可缺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

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

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之為

政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周禮內史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

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

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

命凡四方之事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

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王命遂貳之凡此實王左右手之任也以德法為銜勒以百

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人為手四字無此以萬民為馬

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大戴禮曰德法者御民之

也天子御者也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策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

即不懈惰善御馬者正銜勒而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

無聲而馬應不待呵叱而轡策不舉而極千里極至

南子曰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之際而緩急之於

唇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

得於心中規取道致遠而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善御民

者壹其德法壹均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

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

之而兆民懷之書曰天命無親克敬惟古之御天下

者以六官總治焉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冢宰之

官以成道冢宰治也天官卿也掌邦治司徒之官

以成德徒衆也主民衆地官卿也掌邦教宗伯之官

以成仁春於時為首春官卿也掌邦禮司馬之官以

成聖兵事莫重於馬夏官卿也掌邦治統六師平邦

司寇之官以成義羣行攻劫曰寇主寇賊法禁秋官

於斷故也司空之官以成禮主國空土冬官卿也

節文故也一作成智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

納納與執同荀子奉轡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

下者正六官與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

之智盡矣明分以示則躐躡之姦止矣○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云

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

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

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甲乙丙丁戊故

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主辰辰為月丑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二

三主斗魁衡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

主時春夏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

音宮商角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

律黃鍾太簇姑洗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

七七主星日月火水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

十八八主風條明庶清明景涼閭闔不周廣風主蟲

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



陽故皆卯生齧吞者八竅而卯生禽鳥齧嚼者九竅

而胎生人獸日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

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子夏曰商

聞山書曰山書如今山海經之類地東西為緯東西橫南北為

經南北直山為積德土專川為積刑水或高者為生

陽高受下者為死下伏丘陵為牡牡川谷為牝牝蚌蛤

龜珠與月盈虛得月之精是故堅土之人剛堅土強弱土

之人柔弱土輕墟土之人大墟土貴沙土之人細沙

地勃壤息土之人美息土直坳土之人酉鬼坳土鹹濁地

生固不同也周禮辨五土之物生山林其民毛而方

川澤其民黑而津丘陵其民專而長墳衍其民督而

瘠原隰其民豐肉而多痺呂氏春秋輕水所多禿與

夔人重水所多種與楚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

所多疝與淫人苦水所多羽虫三百有六十而鳳為

之長羽離宮火屬鳳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

者玄括之獸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甲一

水居陸生坎宮水屬龜者鱗虫三百有六十而龍為

之長鱗震宮木屬龍者角亢裸虫三百有六十而人

為之長裸一作羸保中宮土屬也易曰乾之策二百

當期之日周天之日三百有六十閏月之時亦三百

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故五方之物其為數

亦如之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為畜魚鱗不不

不失其各為之長宜矣至於人者則萬物之靈也一

之所乎吸也心意智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為一人也者豈獨長保而巳哉禮記又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也管子曰夫人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公孫尼子曰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形體有骨肉當地之厚也九竅理當川谷也血氣者風雨也說苑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為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騶虞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士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族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像何如天老曰夫鳳德為靈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靈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性則有文米則有嘉晨鳴曰發明

畫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滿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為能究萬物隨天社象百狀達千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奉養雍雍嗃嗃此之謂也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繫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止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碎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閒有似鳳也

書曰鳥獸鵠鷦鳳皇來儀此之謂也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

老聃亦如子之言也

### 本命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

分於道謂之命分如分受之分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程子曰天所賦為命劉子曰民

受天地之中以形於一謂之性形著于物程子曰物生所謂命是也

之性善一者善之謂也或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形於一化於陰陽象形而發

謂之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

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化窮數盡謂之死

是故死也魂升而魄降也故命者性之始也以生

始得為人死者生之終也有生之後而死繼之有始則必有終

矣易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人始生而不具者有五焉無目不

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說苑作不能施化故人生

及三月而微照照睛轉也然後有見說苑作三月達八

七月而生齒然後能食耆而生臙年耆然後能見八年

顛合然後能言十有六年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

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說苑十六精通而後能施

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是以男子八月而生齒八歲

而齒毀二八十有六歲而化說苑作精小通女子七月而生

齒七歲而齒二七十有四歲而化說苑作精小通一陰一



審而明之夫為妻綱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

者也易至哉坤元乃順承天女子象之陽先陰後是

故無專制之義制決也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

從夫夫死從子此其無專制也記郊特牲婦人從夫

也者夫也夫也者言無再醮之端飲無酬酢日則醮

以知帥人者也者母醮而命之無再醮教令不出於閨門禮女不事在

供酒食而已易無攸遂無閨外之非儀也詩曰無非

無儀酒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無子淫

僻嫉妬惡疾多口舌竊盜不順父母者為其逆德也

無子者為其絕世也淫僻者為其亂族也嫉妬者為

其亂家也惡疾者為其不可供染盛也多口舌者為

其離親也竊盜者為其反義也三不去者謂有所取

無所歸也與其經一作更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貴

也或問婦人無子惡疾乃其不幸槩亦出之不已甚

乎而有三不去焉彼五者非三不去之所得誦此

二者三不去而有一焉則固不得而出之也聖人制

禮其審矣雖然出之非過也王翰林禕曰彼五者惡

德之絕於人者也此二者惡德之絕於天者也其於

義所當絕均也妻道三曰奉宗祀也一日續宗嗣也

二者人道之本也今既絕人道矣而無出可乎世有

徇私情暱細惠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

為不當去而欲成七出為五出者可謂野於禮也已

雖然此二者其尚從三不去而權衡焉聖人制禮嚴

而寬之九此皆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順成夫婦交

微意也重昏姻之始也記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

作慎古順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

慎字通

故君子重之此篇前章言載于易傳又謂家語是子夏問於孔子者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而子夏云云乃前所聞山書之章而今本皆不同矣當埃再考

孔子家語卷之六

郝陽何孟春 註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子游侍論及於禮記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

將侍繼言至於禮注退朝曰燕退燕曰閒繼言汎言諸事也孔子曰居汝三人者

吾語汝以禮使汝以禮周流無不徧也隨旋皆可子貢越

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禮主於敬

然心敬而違於禮則文不副實恭而不中禮謂之給

所謂夏商尚敬其失也野是也禮貴乎恭然貌恭而違於禮則是巧言令色趨

不中禮謂之逆勇亦人之一德然徒勇而違於禮則

語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子曰給奪慈仁禦人必口

禮則亂給則勞逆則亂也給未有能

仁者也故聖人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論語師也

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論語或問

惠人也子產母道有餘父道子產子曰

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不足有餘爲過不足爲不及

而全好者與頌叔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游子曰郊社

之禮所以仁鬼神也郊祀天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

也宗廟祭春禘秋嘗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饋奠

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鄉射鄉飲酒食饗之禮

所以仁賓客也燕會以樂賓也行五禮皆曰仁者禮

仁如禮何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

掌而已乎馬氏謂郊社義藏於中禘嘗禮陳於外因

於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記明乎上有子曰字上文字子

曰給奪慈仁與此並重著子曰字者記者欲顯當時

言少間而復言也是故以之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

門有禮故三族和也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以之朝

廷有禮故官職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閒也田

所取之利獵言所獲之物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田獵事也閒習也以之軍旅有禮萬

千伍百人爲軍伍百人爲旅禮有軍旅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

量鼎得其象象味得其時宜增減樂得其節不車

得其式其類鬼神得其饗其類喪紀得其哀情文皆至辨

說得其黨不失人官得其體職思其憂政事得其施合人情宜

俗加於身而錯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得時措子之宜

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者何也其即事之治也與子曰然記作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事君子有其

事必有其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去聲張

乎其何所之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所譬猶終夜有

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一作無禮則手足無

所錯妄動耳目無所加妄聽進退揖讓無所制無以裁制使之

節中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

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講武教戰之策軍旅武功

失其勢行師制敵之勢王孫滿所謂宮室失其度量

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

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

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以祖洽

於衆也祖始也洽合也記仲尼燕居此下子曰慎聽之云云是故古之君子無

物而不在禮矣即前所言見禮之不可斯須去而無乎不在也燕居篇此下入門而金作

云云

觀鄉射第二十八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脩身而後發記射義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



禮內志定外體直然後持弓矣審固持弓矢審固然  
後可以言中其難如此知此則知所以脩身矣發發  
也矢射而不失正鵠者畫布為正棲皮為鵠舉其惟  
賢者乎射可以觀德賢者有德行之人也內於是退  
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矍相地名蓋觀者如堵墻焉  
言圍統而觀射至于司馬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  
之者衆也射至于司馬一人為司正至將射則轉  
正為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延進也在將射之前  
同馬按鄉射司射比衆耦  
於堂西但觀者既衆庭曰奔軍之將奔一作賁與  
中不容故出延之也  
國之大夫亡國亡其與為人後者言人死無子宗族  
復求為不得入入乃比耦以初在門外未入觀者既  
後也衆未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不得  
入也齊軍亡國求為人後不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  
也不孝之人惡之大者也

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公罔姓裘名之揚觶而語

揚舉也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儀禮古者於故也語此是也

揚觶而語曰勿壯孝弟始能耆羞好禮衰無不從流

俗潔已脩身以俟死者守死善道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

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篤於好禮不變純

禮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日期年

不有此人則蓋僅有存者焉射既闕

也闕終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先行

鄉飲之禮立司正而未旅司射講射則司正為司馬

三射畢司馬又為司正監旅酬也子路問與二三子  
之為司馬何如舉司孔子曰能用命矣奉教孔子曰

馬以該諸執事也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去也夫子因射有感而

也鄉鄉射易甚言其易行也由之延射於衆槩指

惡以斥之而自去者半惡者知所懲矣棗之揚輝但

舉善以留之而自去者半無善者知所讓矣點也繼

之而僅有存焉善者知所勸矣一事而勸讓懲備焉

可以興化而變俗王道其不為甚易行乎射義蓋僅

有存者下有射之為言者釋也云云而此一節載在

鄉飲酒禮義中未知孰是或問盛德者不為媿人之

舉孔子温良恭讓於鄉黨似不能言者矍相之圃之

射不已甚手呂與非嘗疑焉謂不出於聖人特門人

弟子逆料聖人之意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

非聖人之所當○子貢觀於蜡也蜡歲暮祭名記蜡索

言也得我心矣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字林作惜孔子曰賜也樂乎

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恣飲賜未知其為樂也禮儀

但見孔子曰百日之勞終年一日之樂遠蜡一日之

可惡勤勤澤上以歲豐場工畢入而特恣之猶恩澤也非爾所

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張弦弛落弦也久張則弱

文武之為治豈容久勞以憊民而久佚以縱

之亦惟勞佚之適均耳已上見記雜記下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

萬物本於天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者追之以禮反故以配上帝萬物皆天之所生而人則

生之始安可不知報之反之故郊祀其祖與天皆吾有

以配上帝郊特牲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

始也祀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天垂象日月星辰聖

人則之也則法也郊所以明天道也郊祀天主月配以月

不吉以爲稷牛云云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

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至猶到也冬至日短極而新長

也大報天而主日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配以月大報天始

也主日者日爲衆星之宗配以月者日宗陽月宗陰

也記祭法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

其間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始郊初祭天其月子

致天神其日用上辛周人始郊至之日逢辛自後循

取其新潔莫先也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

辛如不從以正月上辛卜二月上辛以二月下辛卜

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云云至於啓蟄之

月則又祈穀於上帝孟春之月蟄虫開戶是月郊登

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

之于參保介之舞間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

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去

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

於南所以就陽位也兆分城丘圍丘即泰壇南方陽

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

之牛角鬯栗王制祭天地之牛角鬯栗后稷之牛唯具

-5 160 45 905" data-label="Text">

取其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事天神之禮必繁簡則

內心而貴敬故上帝之牛鬯栗繫則外心而貴味故

后稷之牛唯具也郊特牲作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

牛必在縣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

神與人鬼也接前萬物本乎天云云牲用騂尚赤

也周尚赤也考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

用犢貴神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5 160 95 905" data-label="Text">

也

續未知此壯則神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陶埴為

完也神記作誠之龜狐類皆器之質故以象天地自然之性郊特牲

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

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責誠也云云公曰天子之郊其

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

祖廟告於祖廟而行而作龜於禰宮作龜用龜以卜

尊祖親考之義也受命于祖為尊祖卜之日天子特

牲作王下同立于澤澤宮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君臣同

下有以教於下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

戒百姓也命即前誓命百官與祭群臣百姓助祭公

於太廟申戒祭之日天子皮弁夙具視以聽祭報聽報

之示民嚴上也嚴敬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

道易治道塗鄉為田燭具燎火以弗命而聽上郊特

牲祭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

質裘用黑羔而黼之者被裘以象天周官王之祀天

用白狐間黑為黼文也龍衮被裘所以襲象乘素車貴其質也素車以白

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或即殷未輅旂十有二旂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

天也天子玉輅建太常十有二旂太常九旗畫交龍

義設以日月法天象也服衮以臨燔柴燔燎也積柴

於柴而燔之也但燔柴而不實以牲財謂之燠燎戴

冕璪音十有二旒冕制見前後方前圓玄表朱裏璪

而垂於冕以為旒也天子衮冕前後各十二旒每旒十二玉玉之色以朱白蒼黃玄為次自上而下編則又從朱起則天數也天以十二月而成歲也郊特牲此周制也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乘素車貴其質也旒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接前天垂象聖人則之云云此篇大段記所取載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禮至者穀亂多矣天禮之至重者也禮器曰誦詩三百不足以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脩禮以貴其不犯也記曰禮之教邪也於未形使民日遷善制五刑而不用五刑墨劓遠罪而不自知者是也

所以致治也下文謂有其獄而無陷刑凡夫人之為

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靡法猶生於不足孟子無恆

之謂不足生於無度物之耗由是以上有制度則民

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管子曰衣食故雖有姦邪

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

仁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不孝蓋喪祭之禮者所

以教仁愛也父子主恩喪禮於其役不喪祭之禮明

則民孝矣論語慎終追遠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

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下殺上曰弑易曰臣弑其

之故其所由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朝謂諸侯見

來者慚矣

諸侯使大夫來聘君臣以義合義必明則民不犯易

上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

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強陵弱衆暴寡相陵生於長幼無序

而遺敬讓惟力是視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

崇敬讓也鄉飲主於序齒席有上下故雖有鬪變之

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

則夫婦失義塵聚擾雜而失民紀矣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

明夫婦之義也大昏人道之始迎而後行贊而後見敬慎重正而後覲男女有別而後夫

婦之義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

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無度不仁不義遺敬讓無別其源也記曰朝覲之禮所以

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

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

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

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

用而壞之者必有水賊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

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

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

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

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

侵陵之賊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

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不

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豫塞其源不以禮防也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穿而

陷之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為而民亦為之固其所也又可禁于孟子曰民無恒

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三皇五帝之所以化

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刑蓋舜所不免但聖人制刑本意不過以弼五倫之教而已使五教既行舜倫益叙則刑自可以無用故

又曰刑期于無刑也按此與記經解末篇立論雖不同而意緒相貫今來而附注之意者其始乃一篇而

後儒妄刪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

於大夫上猶加也周官有甸帥氏而曰不上於禮不

下於庶人下猶逮也周官以禮俗馭民而曰不下於

禮不上下庶人 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

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

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御猶治也屬如屬

賈誼傳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

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

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

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忌不投况貴臣之近主乎

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

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乘車則入

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

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預遠不敬也所以體

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又曰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

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

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

臣之節也云云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

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簠簋所以盛飯也方

曰簠圓曰簋蓋以龜形飾之龜之不食廉也易 有坐

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

不脩也幕一作箔 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

曰臣節未著有坐罷音疲軟不勝任者罷廢於事不謂

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于國之紀者不

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不請命此五者大夫既

自定有罪名矣誼傳貴大臣猶不忍斥然以正呼之

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

在五刑之域者誼傳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聞而譴發

罪聞於上而譴責發露之也誼傳作則白冠鰲纓以

聞譴何則是大夫聞上之譴問也作則白冠鰲纓以

喪服也盤水加劔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

故示已若此也造乎闕君門誼傳而自請罪耳君

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

弛弛廢也自君不使人頸戾而加之也不戾其頸而

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裁自君不

使人掙抑而刑殺之也掙抑持頭髮曰子大夫自取

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不遇猶待也大戴禮此下是曰刑

疏同蓋皆出於此古有此制而誼疏之以告文帝戴

德集禮記取之而其弟聖又刑取其首二句禮不下

庶人刑不上大夫以刑不上大夫亦不失其罪者罪

得逃教使然也誼傳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憲嬰以廉

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非人類也故化俗定則為

不苛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

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



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顏行而  
忘利守節而文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  
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凡所謂禮不下於庶人者以  
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  
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遽忽充故不責之以備禮  
也庶人不廟祭徒行無燕見君子不為容禮固不容  
於責備也致堂胡氏曰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  
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故  
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意故引殺鼠忘器之  
論以警文帝自是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  
殺而王安石及此義為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為下  
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為上而不施其意非為化民  
成俗而興教也直欲殺戮故考以制異已耳豈非邪  
說害義之冉有免席免猶  
避也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也  
退而記之

###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刑酷而  
廢善政至政  
無所用刑政善不  
假於刑至刑無所用政刑酷而  
廢善政紂之世是也至  
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  
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  
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  
耻且格刑不刑也刑設而不用所謂辟以  
止辟刑期于無刑也化之而  
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非用刑  
非聖  
人之得已不教而殺謂之虐故聖人先教而後刑王  
符論曰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明而  
後晦是以王者則刑者例也例者成也記疏例  
壹成  
亦必先教而後刑刑者例也例者成也是刑體  
壹成  
而不可更一作  
變故君子盡心焉不可更者刑之所必  
加也傳曰死者不可

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不可更之謂也人命先王所重刑失其平不可以為國君子於刑無所苟而已矣

孔子曰古者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其平則欲正罪

有辟而或失其情則欲明曲直言於公為訟獄必三

訊焉記作司寇正刑明辟訊群臣訊群吏訊萬民禮周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

三曰訊萬民訊而三所以正刑明辟以察獄也後

世死刑三覆五有指無簡則不聽也有罪當殺者加

其輕重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附從輕赦從重者不聽

於出而附以罪則從輕可以出而赦其罪則從重附

從輕則不如後世之所謂失入赦從重則不如所謂

失出矣記此下接凡作刑罰輕無赦難出之罪附必

疑惟輕也可出之人赦亦有罪此所謂輕無赦也蓋

立法制刑之本意欲使人難犯也記此下刑者刑也

云凡制五刑必即天倫郵罰麗於事陳氏灝曰制斷

責也天之理至公無私斷獄者誠能體而用之有罪

責而當誅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

其罪矣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弼教在乎明倫倫莫重於君臣

原其心立其義意論而慎測之所以分別之者用以

合其權度也外悉聰明內致忠愛又有以盡其情焉

疑獄汎與眾共之汎廣眾疑赦之獄可疑則廣詢之

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比猶例也小者有小罪之

成之惟成獄辭治獄者責取犯史以獄成告於正史

文書者正正聽之聽察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

寇聽之棘木之下棘木外朝之卿位也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

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

然後制刑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

也自下而上咸無異說而天子欲以此三者免其罪

行刑者在君為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記此

下接凡作刑罰云云是故爵人於朝與眾共之也刑

已上並見記王制篇人於市與眾棄之也命德討罪天也于朝于市所以

之爵人則天子假祖廟而拜受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與於蜡賓在魯與為蜡祭之賓徹事畢出遊於

觀之上觀門闕喟然而嘆記仲尼之嘆言偃侍曰夫

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治古與三代之英蓋

指禹湯文武周公吾未之逮也未及而有記焉記蓋

之得時行道者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公以與選賢與能講

信脩睦公於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

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音寡孤獨廢疾者皆有

所養不任事者皆有男有分分女有歸歸貨惡其棄

於地也不必藏於已有惜貨之心力惡其不出於身

也不必為已有自力之事而非是以姦謀閉而不興

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公之所謂之大同大

世之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家以傳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私於貨則為己力則為人資人而為大人世及以

為禮大人天子而下有封爵者父子相傳為世兄弟為及秋於爵也城郭溝池以為

固外城曰郭大溝曰池禮義以為紀綱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

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皆禮義為紀事以賢

勇知以勇知為賢以功為己以為己故謀是用作而兵由

此起私之所致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

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

有過刑仁講讓著明也考成也刑法也示民有常常道如有不由

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眾殃咎之勢所必黜是謂小康小小安

見非聖人之格言也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

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禮本於天之道而有自然之節

文以治人之情禮順乎人之情而不可以不節故失之者死得之

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詩邶風相鼠篇是故禮必本於天殺殺於地殺效也易上天

又禮上下定民志列其鬼神禮制於明而可行於幽達

於喪祭外御冠昏朝聘數者皆生人所重之事非禮莫行記禮始於冠本於昏重

於喪祭等於朝聘和於御此禮之大本也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

家可得而正也大道之行上下自然有禮今大道既

已記此下言偃復問曰言偃曰今之在位者莫知有

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三代夏商

遠矣周道又為幽厲君吾舍魯何適矣周公之國夫魯

之郊父禘皆非禮也皆非諸侯之所得行周公其

已衰矣周公制禮而祀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後祀夏

祖嘗與配天之祭矣故郊是天子之事守也二王所

而祀宋得守天子以祀宋二王之後許之周公攝政致

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二王不相成王而攝其政與

祀宋明矣夫子於此不正言其失而但曰同是禮也

前已言非禮矣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乃周

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嘗請郊廟之禮於天

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

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始由平王以下乎然則此

所稱天子之云非成王也周尚書洪謨曰詩魯頌闕

宮傳謂成王以周公配以后稷俊闕宮之第三章首言

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俊闕宮之第三章首言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言成王

命魯公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

人稱羨僖公郊祀之事初非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

漢儒讀詩不得其義乃妄造明堂位之說謂成王以

禮樂是以前君孟春乘大輅載孤獨旂十有二旒日

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程子謂周公之功固大

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張子亦謂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

命君臣以保釐東郊而拳拳成以遵周公之制禮以教

命伯禽豈先自廢周公之猷訓哉且周公之制禮以教

萬世而身歿之後成王即壞其法導人臣以僭用天

子禮樂其何以今於天下藉使以重禮報周公則但

當行於周無預則亦何以兼舉而併賜之按左傳隱

於報周於無預則亦何以兼舉而併賜之按左傳隱

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

初獻六羽若魯之先公素用八僭則其羽數隱公自

當知之又何以問於衆仲春秋書初獻云者見周室

既衰禮壞樂崩而至此始能用六佾之舞但不當用於仲子之宮以開僭竊之源其後歷世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源蓋出於此故春秋於此五年書曰大雩兗大雩之僭始於桓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僖三十一書曰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自伯禽而下凡十八世皆未有郊祀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祀之事而始僭於僖者亦可知矣自是而後魯之郊禘率用天子禮樂其流之弊遂使李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而周公所制之禮蕩然廢矣漢儒不達魯頌春秋之義而妄衍其說以誣聖經或亂後學千載之下不察其非而反信之亦獨何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但非魯而非成王也以武王之聖作大武之樂孔子猶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使魯郊禘果出於成王之賜則壞禮敗度莫此為甚孔子安得不非之而但非魯哉或謂魯惠公之世請郊于周天子命史角往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苟如是惠公既用八佾之舞而隱公降用六佾則是隱公知諸侯不可僭天子之禮又何乃以仲子而僭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宗夫人之禮哉其說非是

廟上下皆奉其典典常之禮而祝嘏凡祭祝於於莫敢

易其常法法記是謂大嘉嘉祥也夫聖人能以天下為一

周以賜而魯受之也其非可知記此下祝嘏辭說云云夫聖人能以天下為一

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能記作耐耐讀若能

也必知其情辟闕於其義明於其利

達於其患明達之以其利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

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人所必有何謂人義父慈

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

謂之人義皆事物當然人講信脩睦謂之人利嘗不

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求利未得故聖人之所以治

七情脩十義

脩明也上所謂以治人之情也治情所以脩義也

講信脩睦

與

利尚慈讓去爭奪

除人患

舍禮何以治之

情與義人之所同具者惟

有禮以治情則義以脩而成利無禮以治情則義不勝利而生患矣此禮之所以為重歟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

者心之大端也

七情自心而發總而

言之不過欲惡二者人藏其心不可

測度

大洛反

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現其色也

藏而未見是欲

惡未動美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窮之是治此情使發動時欲惡

得其正有美而無惡非此禮不可故人者其天地之

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而人得其秀而最靈者天地之德知言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身莫非陰陽陰陽交會屈伸往來謂之鬼神

五行之氣即是陰陽分屬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獨得其秀所以異於物也然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豈可不

知禮以

故天秉陽垂日星

輕清上積而成象

地秉陰載於山

川重濁下凝而成

播五行於四時

五行一陰陽也分於四時木王春火

王夏金正秋水王冬而土王其四季焉

和四氣而後月生

四氣四時之氣月歲月之

月生成也四氣溫然後燠燠然後涼涼然後寒寒然後溫不朝炎而暮凜是謂和也和四氣必應四時而

後十二月成也月之成者歲功成也記此句無四氣字

是故三五而盈三五而

缺三五十五日也月之盈缺由於日之遠近盈望缺晦而一月終矣上言十二月而成此言三十日

而月成也記此下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

未分而

為天地

上下有定轉而為陰陽

動靜有常變而為四時

消息有節列

而為鬼神

屈伸有機

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命於人曰降本於自然曰

官人受天命與禮俱生禮固所當奉而行之者也此  
原禮之所由生也上言天地四時為禮言也故此即  
以太一天地四時鬼神言之其降曰命則所謂五行  
之秀禮自人所有者聖人制禮以治人情固非自外  
練我者也記此下夫故聖人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  
禮必本於天云云  
人情上言人情義舍禮何以治之既反復推究三  
才之道原禮之所由生及是又欲詳所以治人  
情者故申言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聖人治人情猶  
農夫之治田  
脩禮以耕之使受教陳義以種之必施得講學以耨  
之又常去其本仁以聚之生理遂播樂以安之菽粟  
不可厭也記此下有故是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耨而  
禮也者義之實也云云  
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  
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

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耨而弗食也

此又反譬以明上治人情之義易治人情曰治國者又以所治之國之人言之安之以樂而

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膏革充盈人之

肥也修身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齊家大臣法

公泰小臣廉守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治國天子

以德為車以樂為御居有容諸侯以禮相與字大小

夫以法相序不偏下士以信相考不忘百姓以睦相

守有無天下之肥也平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

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聖人治人情至此人情既養

可得而王者大順之謂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俱無



運篇為詳朱子曰禮運不是聖人書胡明  
仲示是子游作以前有言源問辭想然耳

孔子家語卷之六終

孔子家語卷之七

邾陽何孟春註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即位

邾今兗州邾城地隱公名益定四年即位

將冠

冠者成人之服禮男

子二十加冠於首也

使大夫因孟懿子

魯仲孫何忌

問禮於孔子孔

子曰其禮如世子之

世子諸侯之適子也冠一作禮

冠於阼階

階以著代也

顯其為人

醑於客位

酌而無酬酢曰醑客位在戶牖之間

加其有成

於阼階而期之以主於客位而崇

三加彌

尊

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

導喻其志

冠三加而彌尊所以導引之使喻知

益大其志以求稱也考之冠禮不特冠彌尊而衣履亦莫不然祝辭醑辭皆有進焉無非以導喻其志也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古者童子雖貴亦名之而已冠

故敬其名也雖然古人之字不獨以敬其名而伯仲

之序在焉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儀禮賈疏二十為

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記孔疏二十已有

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

呼伯仲也孔疏為是或謂五十為大夫去某甫言伯

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

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也記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

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緜也孔子曰吾未

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

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

名也接下委貌行冠事必於祖廟冠者嘉事之至重

周道也云云裸享之禮以將之裸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而後賓字之以字以成人之道

之字不獨以敬其名而伯仲

字儀禮賈疏二十為

記孔疏二十已有

記某甫而言至五十直

大夫去某甫言伯

仲然仲山甫尹吉

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也

記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

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

之其緜也孔子曰吾未

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

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

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

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

名也接下委貌行冠事必於

祖廟冠者嘉事之至重

周道也云云裸享之禮以將

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故敬其名也雖然古人之字

不獨以敬其名而伯仲

之序在焉曲禮男子二十冠

而字儀禮賈疏二十為

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

呼之記孔疏二十已有

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

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

大夫去某甫言伯

仲然仲山甫尹吉

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也

記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

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

之其緜也孔子曰吾未

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

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

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

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

名也接下委貌行冠事必於

祖廟冠者嘉事之至重

周道也云云裸享之禮以將

之

也

也

也

而後賓字之以字以成人之道

之字不獨以敬其名而伯仲

字儀禮賈疏二十為

記孔疏二十已有

記某甫而言至五十直

大夫去某甫言伯

仲然仲山甫尹吉

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也

記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

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

之其緜也孔子曰吾未

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

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

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

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

名也接下委貌行冠事必於

祖廟冠者嘉事之至重

周道也云云裸享之禮以將

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故敬其名也雖然古人之字

不獨以敬其名而伯仲

之序在焉曲禮男子二十冠

而字儀禮賈疏二十為

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

呼之記孔疏二十已有

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

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

大夫去某甫言伯

仲然仲山甫尹吉

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也

記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

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

之其緜也孔子曰吾未

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

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

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

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

名也接下委貌行冠事必於

祖廟冠者嘉事之至重

周道也云云裸享之禮以將

之

也

也

也

而後賓字之以字以成人之道

之字不獨以敬其名而伯仲

字儀禮賈疏二十為

記孔疏二十已有

記某甫而言至五十直

大夫去某甫言伯

仲然仲山甫尹吉

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也

記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

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

之其緜也孔子曰吾未

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

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

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

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

名也接下委貌行冠事必於

祖廟冠者嘉事之至重

周道也云云裸享之禮以將

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故敬其名也雖然古人之字

不獨以敬其名而伯仲

之序在焉曲禮男子二十冠

而字儀禮賈疏二十為

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

呼之記孔疏二十已有

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

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

大夫去某甫言伯

仲然仲山甫尹吉

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也

記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

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

之其緜也孔子曰吾未

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

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

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

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

名也接下委貌行冠事必於

祖廟冠者嘉事之至重

周道也云云裸享之禮以將

之

也

也

也

而後賓字之以字以成人之道

之字不獨以敬其名而伯仲

字儀禮賈疏二十為

記孔疏二十已有

記某甫而言至五十直

大夫去某甫言伯

仲然仲山甫尹吉

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也

記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

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

之其緜也孔子曰吾未

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

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

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

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

名也接下委貌行冠事必於

祖廟冠者嘉事之至重

周道也云云裸享之禮以將

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故敬其名也雖然古人之字

不獨以敬其名而伯仲

之序在焉曲禮男子二十冠

而字儀禮賈疏二十為

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

呼之記孔疏二十已有

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

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

大夫去某甫言伯

仲然仲山甫尹吉

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也

記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

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

之其緜也孔子曰吾未

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

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

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

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

名也接下委貌行冠事必於

祖廟冠者嘉事之至重

周道也云云裸享之禮以將

之

也

也

也

而後賓字之以字以成人之道

之字不獨以敬其名而伯仲

字儀禮賈疏二十為

記孔疏二十已有

記某甫而言至五十直

大夫去某甫言伯

仲然仲山甫尹吉

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也

記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

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

之其緜也孔子曰吾未

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

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

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

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

名也接下委貌行冠事必於

祖廟冠者嘉事之至重

周道也云云裸享之禮以將

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故敬其名也雖然古人之字

不獨以敬其名而伯仲

之序在焉曲禮男子二十冠

而字儀禮賈疏二十為

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

呼之記孔疏二十已有

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

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

大夫去某甫言伯

仲然仲山甫尹吉

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也

記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

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

之其緜也孔子曰吾未

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

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

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

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

名也接下委貌行冠事必於

祖廟冠者嘉事之至重

周道也云云裸享之禮以將

也夏之末造也

言夏末世所為也夏已前其如何記郊特牲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

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也

復之末造也繼之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

貴者也繼世以爲諸侯象賢也是言天子元子其

冠猶士禮也何諸侯冠禮之有諸侯世子用士冠禮

則諸侯冠禮如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叔君之冠非禮

世子之冠明矣造也當特諸侯之有冠禮其必異天子冠者因論諸

於夫子所言如世子之冠者矣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攝天子之政以治天下此一本

上及天武王崩武王壽九十三而崩崩者上成王年

子之事有明年夏冠成王而朝于祖祖廟以見于諸侯周公使

祝雍祝宗廟之官作頌命之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

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親賢

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

也令善

王始加元服

元大去

王幼志服袞職

天子龍袞故曰

欽若昊命

也詩昊天

有成

六合是式

六合上下四方是

率爾祖考

之脩文武

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

說苑成王將冠周公使祝

雍曰使王敬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於此始成王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

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

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

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于元服去爾幼志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哂夏收一也

三代冠者時王所制以爲三加之冠者也弁名出於

所考無三王共皮弁素綉皮弁白鹿皮爲之素綉以

作積則併冠服而言之服十五升布為之白與冠同  
以素為裳辟積其要中故曰素積三代皆以此為再  
加之冠服也說苑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  
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  
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  
幼少嬉戲墮慢之心而行行於進德脩業之志是故  
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脩德外被禮文所以為  
成人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脩德又  
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  
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委貌周道也  
章甫殷道也毋牟追堆夏后氏之道也 委貌章甫毋  
追皆緇布冠  
三加始加之冠也背曰道者先王制禮之道寓焉其  
形制有不同也委貌文冠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  
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之辭毋追猶推也  
以其形名之郊特牲此節在周弁殷哱夏收前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祀公子郚而推及於襄公

靈公也文子公子郚之子使子羔訪於孔子子羔仕

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其可

祖諸侯乎朱子曰先儒謂魯亦有文王廟左氏載鄭祖萬王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於私家皆無理會

處 吾弗知巽荅之亦不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

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者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

邑分建置立設廟祫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

數惟建置有大小尊卑之分故設祭有親疏是故天

子立七廟三昭三穆左為昭右為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始

曰太廟太蓋統七有一壇一墠七朝外又立壇墠各起土為壇除地曰

墠 曰考廟父曰王考廟祖曰皇考廟祖曾曰顯考廟祖高

曰祖考廟始皆月祭之以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祧

遠廟為祧有二祧遠謂三昭三穆親盡當遷者二祧

太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穆之祧享嘗乃止昭穆已

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藏於武世室享嘗乃止祧之主

不與月祭但以四時祭之先儒不考乎此以祧為七

廟之二而謂文武廟為二祧止於享嘗而致辨焉誤

矣去祧為壇世數遠不得於祧處去壇為墀不得於

祭而祭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祭之於壇墀必

不然亦去墀為鬼去墀則祈禱亦所不及故但曰鬼

不祭也而巳李文問太廟堂室之制於朱

子朱子曰古制不可曉禮說堂後一架為室蓋其窄

未知辨乎此去祧去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壇而五諸侯太祖始曰祖考廟蓋統五有一壇一墀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於天子也

顯考廟祖考廟享堂乃止四時去祖為壇去壇為墀

高祖之父雖迂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

有祈禱則去祖而祭之於壇高祖之祖則去壇而祭

之於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

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太祖曰皇考

廟蓋統三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

廟享嘗乃止始爵者為高祖以上則為顯考無

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祖去壇為上祀王制祭

祭法中竊疑是此分析而互此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

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

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不相入以意推之

此一節祭法作

曰皇考廟享嘗

祭之與而無所謂

祭法中竊疑是此分析而互此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

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

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不相入以意推之

此一節祭法作

曰皇考廟享嘗

祭之與而無所謂

祭法中竊疑是此分析而互此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

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

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不相入以意推之

此一節祭法作

家語為是朱子所謂有  
本於此而今解禮者乃曰大夫  
當遷者亦無可遷之  
吾不知其何所見  
適的士  
二廟曰三考廟

蓋言之二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  
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廟言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  
廟言嘗乃止皇考無

二廟士無封爵但親其祖考而  
始祖廟以歲祧主如適士二廟  
各有門寢各三間  
是十八間堊今士官師為一官  
中下士一廟曰考廟

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  
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

穆與太祖之廟為七文武之宗  
不在中蓋周自武  
王克殷即增二廟於一昭二穆

一廟於三穆之上謂之親盡而  
盡而亦以有功當宗別立  
武世室周禮達思之神位左

左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  
不遷二昭二穆為親廟高祖  
謂昭常為昭穆常穆儀禮所謂

廟明之太祖在二昭二穆以次  
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  
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

馬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  
易世不一遷其遷之也新士附于  
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

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  
于太廟之室中則正太祖東向  
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廟

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  
左為昭而右為穆裕祭之位  
六世之後昭常為昭穆常為穆  
之北廟六世祧昭之南廟三世

祖廟以藏祧主之  
廟有廟而無主其  
二廟曰三考廟

廟言嘗乃止皇考無

廟言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

廟言嘗乃止皇考無

廟言嘗乃止皇考無

廟言嘗乃止皇考無

廟言嘗乃止皇考無

廟言嘗乃止皇考無

廟言嘗乃止皇考無

廟言嘗乃止皇考無

廟言嘗乃止皇考無

廟七世祔穆之南朝昭者祔則穆有不遷穆者祔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必穆而子孫之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矣制但以左右為昭穆不以昭穆為尊卑五廟同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穆不見昭而內以各全然於序其尊卑之次則九無所易大夫三廟則視諸穆之位猶諸侯也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之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之大夫也天子之山節節從後廟重檐諸侯有為諸侯之黜望斷堦大夫有所不得為大夫倉楹斷桶士又不得為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不得而殺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又曰王制祭法廢士之屬廢人廢制不同以周制言之王制為是廢士之屬廢人無廟死曰鬼王制作廢人無廟祭於寢然則死曰鬼者自當祭於寢也廢人生不異

祭於寢固其宜也已上祭法同或問三年之喪上下同之今廟制則既殊矣孝子之所以求報於先人者而有上下間焉豈各親其親之義耶公羊子曰此自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喪祭之所為分也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不毀者公羊子之所謂始封必為祖則所謂不毀者大夫之祖皆在其中也而四世之後所祭於壇者其所遞遷之圭明矣

辨樂第三十五

子路鼓瑟瑟包撥所造舊本作琴今從說苑改正之聲鄙邊地論語由

之瑟奚為於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也

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中如當奏中聲以為節

雅和樂謂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之節也



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

音溫柔而居中以養生育之氣養福養也憂哀悲痛

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淫荒之動不存於體也說苑

加乎心不乃所謂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小人則不

然執未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亢厲一作厲而微

未以象殺伐之氣亢厲者溫反以未和節中正

之感不載於心也溫儼恭端之動不存於體也說苑

加乎心不乃所以為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昔者舜

彈五絃之琴神農造琴琴本五絃今造南風之詩絃

之其詩南風之薰兮南風曰薰風薰和也可以解吾民之愠

兮叶紆南風之時兮以時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叶前

阜厚也豐也南風長養萬物按南風之詩與尸子載

同而鄭氏注樂記云其辭未聞豈此非其古與抑鄭

有未考與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尸子雜說不可

取證大抵南風孝子之詩舜有孝行故以此五絃之

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此詩今無或乃以

為今凱風者亦非矣樂府詩曰反彼三山兮南嶽嗟

天降五老兮迎我來歌有青龍兮出自于河負書

命幽洞微鳥獸踳踳兮鳳凰來儀凱風自唯脩此故

其興也勃焉起勃與德如流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殷

紂好為北鄙之聲史紂使師延作朝歌北鄙其廢也

忽焉忽焉其廢至今王公以為笑夫舜起布衣積德

含和說苑舜以匹履中行善而終以帝說苑作而紂

積正合仁

為天子好 荒淫剛厲暴賊而終以亡 說苑作非各

所脩之致乎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 醜類也

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又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其

六七尺之軀哉 言必不得其死也 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

之罪也小人不能爾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

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由喜

聞過於此可見然見義未真他日仕衛竟死其難哀哉

###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

之君子必佩玉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以非啐之心無自入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此貴玉

之謂也珉石之似王者記作璠 為夫玉之寡而珉之多乎孔子曰惡

鳥賜是何言也夫君子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

寡故貴之也 荀作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 夫昔者君子比德

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 質色溫潤澤似仁也 績栗而理智也

績與緻同栗堅貌一作理以智者處事堅曰又有文理也記作績密以栗 堅剛而不屈義

也 剛直不 廉而不剝行也 剝傷也雖有廉稜而不傷物似有德行者不傷害人

記無上堅剛而不屈義也 垂之如墜禮也 以為佩則向而曰廉而不剝義也

謙卑也 折而不撓勇也 摧折之而不撓屈似勇者之所守 叩之其聲

清越而長 叩與扣同越揚也 其終則詘然樂也 詘止貌

樂止如藁木其終詘然是樂之息也荀作其 瑕不掩 止輟然辭也謂如辭辯聽其言畢無繁辭也

瑜瑜不掩瑕忠也

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瑕瑜不相掩必忠者不匿其情也荀作

瑕適並見情也

孚尹旁達信也

孚信尹正也孚尹旁達者玉之所稟烈火不變其質有似

於信氣如白虹天也

玉之在處寶氣上騰精神見於如白虹然玉之天也精神見於

山川地也

精神發見山川地也

圭璋特達德也

為圭為璋特達

於廟朝之上以對天地四方以臨百官以宰萬民此玉之有近於德也

天下莫不貴者

道也

人之可貴莫貴於道物之可貴莫貴於道雖有玉天下莫不貴之此玉之有近於道也

珉之彫彫

彫飾文采

不若玉之章章

素質明著

詩云言念君子

溫其如玉

詩秦風小戎之篇

故君子貴之也

引詩以見君子此德於玉而貴

之也荀作此之謂也已上見記射義篇說苑玉有六義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剝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

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德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剝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先王之道

德以同風俗國豈異教哉觀其人而可知其教之得失也

其為人也

此四字竊疑在下文詩之

失愚

溫柔敦厚詩教也

詩含美刺而詞不迫切

䟽通

遠書教

也

書紀治古政事之迹

廣博易良樂教也

樂能和同絜靜精

也

易無思無為聖人以

恭儉莊敬禮教也

節

也

春秋言約而意隱使人重於

心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春秋作於夫子而此亦云教者何山考晉語司馬侯對悼公已有羊舌肸習春秋之語矣又楚語申叔詩曰

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抑志是時夫子未作春秋蓋春秋自周史之法也夫子脩之皆因其策書義之所

在時加增益焉耳猶詩書詩之失愚

失學之者失也

而不知以書之失誣務疏通知遠而樂之失奢務廣

良而不知易之失賊務絜靜精微而不禮之失煩務

檢莊敬而不知春秋之失亂務屬辭此事而褒貶過

失不善學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

矣記作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

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

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

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此善學者之有得也教非

失則以深窮其理與不能深之故也先王以省方觀

民設教入其國其教豈不各有在乎自詩之失愚至

此言其教之可知也已上並見經解天有四時春夏

秋冬記作春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春夏秋冬天之四

時之所有者其用不同而同地載神氣吐納雷霆雷

霆流形萬物露生記作神氣風霆風無非教也載承

霆即地所載神氣於吐納間見之易曰雷出地奮又

曰雷入地中雷霆屬於地也月令二月雷乃發聲九

月雷始收聲出入發收即此吐納之謂雷霆之下蟄

虫起振百穀草木皆甲拆易所謂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也成物之傳如此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聖入德備

志兼地之神氣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

有物將至有物記其必先其兆記作有開中庸見乎耆龜動乎四體禍

至誠前知孟子所謂天民之先覺也朱子曰禮記却

是家語有物兆焉若欲其兆識為有開故耆下目亦

似有開上門亦似兆若說耆欲則又成不好底意已

上見記孔子問居告子夏之言此下有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 是故聖人之教與天地參聖人既為天民之先覺固將以斯道

覺斯民也天地之教見於風雨霜露雷霆聖人之教發於詩書樂易禮春秋其造物之功一也而有失之

愚誣奢賦煩亂者蓋續胎殛卯腐枝敗幹傾者當覆天地亦將如之何哉按此篇文義首尾甚屬而禮記

顧洪之兩處中間字句少有異同漢儒其亦不善於附會者矣

###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而不能有益

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節當礪不當

未有能正人者也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

行已期於必達君子能盡其在我不能必其在人中庸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而何期

於必達哉此記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孟子謂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則故屈

節者所以有待節不當屈曰所以有待則屈求伸者

所以及時謂及時行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受屈

而在志達而不犯於義進以孔子在衛哀十一年孔

聞田常將欲為亂常齊亂臣田成子姓陳氏而憚高國鮑晏齊大夫高

張國伯高父鮑國晏嬰四族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會諸

弟子而告之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不可不救

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屈節應前言記二三子

誰為使史記父母之國下作國危子路請出孔子止

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

行至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之過矣

史君之伐魯過矣夫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

魯難伐之國云云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越絕書其君愚而不仁其大

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

不若伐吳吳王夫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甲堅以

新士選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

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

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

夫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石憂在內吾聞

君三封而三不成者事無大臣有不考者也今君又

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是時鮑晏

破國則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

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

史作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隙下與大臣交爭也如

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

入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

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使主孤立而已田常曰善雖

然吾兵業已加魯矣業猶但也去而之吳大臣疑我

奈何子貢曰若緩師史作按吾請往見吳王吳王令

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

見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

重加銖兩而移權易移也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

私有與吳爭疆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

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疆晉利莫大焉

名存亡魯實困疆齊願王史作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

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左傳襄元年吳王敗越于夫椒報檣李入越越

王名勾踐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

史作子待我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

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為齊所有且王方以存亡

繼絕為名存亡國繼絕世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

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不窮苦其約小者智者不失時義者

不絕世吳越春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立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

存越示諸侯以仁不窮救魯世不絕伐齊威加晉國不

難不失時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猶惡

也臣請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

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

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

之越絕書子貢曰吊君故來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為鄰今大夫之吊孤之福也孤敢不

聞其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

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

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

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

患也越王頓首首至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句踐父內

不量史作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

夜焦唇乾舌徒欲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復得

警則死無恨遂問子貢問計安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群

臣不堪國家敝於數音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

內變子胥以諫死史記索隱謂家語無子胥以諫死

馬之所見者矣是時子胥未死而吳越春秋亦有子

胥正諫以忠君負言以為國其君死而不聽之諸好

事者繼訛承太宰嚭用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誑順

奸而為之也太宰嚭用事奔吳事夫差為太宰

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及其殘亂而伐

之治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伐齊以徼結非其志激射

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

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共攻

之於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

必矣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此句又記者之

語也未必酒至此前吾欲屈節於田常及此聖人所

謂屈節以求其伸語今史記等書並無之此書所載

豈孔安國之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二十四

所撰次者乎劍一良矛二矛建於兵車長丈子貢不受遂行報吳

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



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  
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  
敢忘何謀之敢慮不敢復有他計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  
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  
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  
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  
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  
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  
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  
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

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  
乃遂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公名  
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從兵不先辨  
辨同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  
謂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  
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  
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艾陵或謂  
章艾縣非大敗齊師獲七將軍之兵左傳哀十一年  
也此齊地至於贏中軍從王齊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  
展如將右軍晉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  
下軍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齊門巢王卒助  
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巢郭書華

車八百乘而不歸不返 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

池之上黃池衛地今陳留封丘縣南黃亭近濟水 吳晉爭疆左傳哀十三年公會晉定

公吳夫差於黃池將盟吳人曰於周堂我晉人擊之

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

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

而霸越在東故云左傳黃池之會無晉擊吳敗吳師

年十二 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

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已上史記並

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好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

能破哉四鄰擅權晉以衰弱脩兵休卒安能強哉越

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霸哉十年之中魯齊晉

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

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

之初願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聖人豈亂人國者

國以存父母之國非孔子之心也此而可為則

子柳之謂弱人之母以葬其母也無不可為矣若強

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

言哉此篇曰屈節失所以為名矣子路之問孔子之

引緒耳觀篇中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及聖人所

謂屈節求其伸者之言可知矣然則子貢之事亦豈

其真也哉好事者為之而後人轉相附會如國語越

絕書吳越春秋史記皆彼此吠聲飾事以誇多耳子

貢之在聖門以言語稱孔子謂其言而中多言而已

而向至是果若是則子貢乃真口舌之人傾覆之徒

何以為子貢而孔子不知其出為列國之禍而許之

至事已矣而後責之又何以為孔子哉左傳載越滅

吳在哀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而此又有孔子吳亡越霸之言其妄不微辯矣然則子貢全無是事乎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吾所欲者地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夫子貢使齊或有之而非夫子使之也子貢未嘗之吳之越之晉也然則韓非之所記顧可信歟吾從其理之可信者耳

### 正論解第三十八

孔子在齊

特年三十

齊侯出田

齊侯景公田獵也蒐苗獮狩必法於田故謂之田左

傳莊二十年

招虞人以旌不進

虞人掌山澤之官旌折羽為之旌車載旌

象文德也左

公使執之對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

招大夫

左傳作坊以孤卿所建故也

弓以招士

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士有事於四

方故也

皮冠以招虞人

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職在田備故也

臣不見皮

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

官

若招當徃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

君子聽之

聽是也柳宗元曰官者道之器未有

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也夫官所以行道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也是非聖人之言傳

之者

○孔子覽晉志

晉史也

晉趙穿弒靈公

趙穿大夫從兄弟

之子靈公名夷臯左傳宣二年靈公不君宣子驪諫公患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

明之知遂扶以下闔且出提彌明死之靈輒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遂弒

靈趙盾亡未及山而還

盾即宣子以難出奔未及晉境上山聞弒而還

太史

書曰趙盾弒其君

太史董狐

以示于朝盾曰不然史曰子

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

正卿當國任事君之故必

與聞而臣之罪當先問者亡不出境以與弒君謀者為出以逃惡名返不討賊似已先受意於人欲人之

成乎 弑也 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

風雄雉 雉 蕭懷思 詒 同 貽 感 憂 也 詩 作 阻 盾 引 之 以 明 已 本 因 思 晉 國 而 還 乃 自 貽 此 惡 名 憂 戚 而 不 解 也

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書史法 趙盾

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為史法 受惡名 情也 越境乃旁

左傳同此言左傳載之或疑非孔子之言也奸臣令 人 弑 君 身 越 境 而 還 其 無 罪 乎 曰 本 文 越 境 乃 免 謂

不與聞乎故者耳不謂與聞乎故者越境而還即免 罪也越境可以免罪則討賊者之可免罪在其中矣

亦惟不與聞乎故者乃可耳不然司馬昭之誅成齊 亦得以免罪乎君子惡夫迹之近惡者無其惡而有

其迹罪終不可釋也此夫子之有惜於盾也然則盾 不與聞乎故者歟靈公之立非盾意也公既長所以

積憾於盾有不在於驟諫者盾蓋覺之而私恣黨焉 當日之事提彌明靈輒為其耳目肘股不偶然也穿

之成乎弑將誰為哉而謂盾不與聞乎故其可乎今 家語所載與左傳合者時人之鑿說而記者之妄則

也 ○ 鄭有鄉校萬二千五百家為 鄉校之士非論執

政執政之臣專 柄國事者 駸明欲毀鄉校大夫駸篋字然明劉

按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 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 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

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也彼

所議於我 有益也 吾聞為國忠善以損怨忠善盡心為善不

聞立威以防怨毀校即 立威 防怨譬之若防水也左傳作

止然猶 防川 大決所犯傷人必多防水止於一時必大

多以喻防怨 之終有害也 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順其勢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人言不可止不如吾聞而以之 為藥石以自治也左傳襄三十

年鄭子皮授子產政明年驪明欲毀御校子產時在位故為是言國語周厲王監謗者國人莫敢言召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是以事行而不悖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口成而行驪明曰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子產之論出於此驪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孔子生襄二十二年於是十歲蓋長而後聞之也韓退之不毀御校頌曰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眾口囂囂或謂子產毀御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緝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

蓬施及無垠於寧四海所以不理 ○鄭子產有疾謂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子太叔鄭大夫曰我死子必為政執政國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作一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左傳疾數月而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音荇蒲音蒲之澤荇荇鄭澤名盜於澤劫人物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荇之盜盡殺之盜少止此狎而玩之則多死之驗也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法慢則亂之於猛猛則民殘傷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

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詩大雅民勞篇汙幾也言厲王暴虐

民勞甚矣庶幾可少安之

施之以寬也母從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

四句同前詩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斂

東意潛憎也明天之明命也詭隨者必無良之人也寇虐者必無忌憚之人也

糾之於猛也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兩句亦前詩柔寬而撫之也

平

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紂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

是適

詩商頌長發篇言湯不競強不紂緩不剛暴不柔懦布政和適故為百祿所適聚也

和之

至也子產之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孔子與

子產相友如兄弟及聞其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遺愛

有餘愛在民也在傳載此在昭二十年或曰聖經無猛字此篇之言殆未必實夫居上以寬為主猛誠非

所當事夫子不曰施之糾之云乎寬則可施也而猛

不可施則少糾之而已夫子之謂猛蓋承子產之言

及之子產之謂猛抑豈後世剛暴酷戾之為不過欲

飭紀綱嚴法制使民知森然其不可犯而或犯之者

○哀公

則亦不得為惠人不得稱仁不得有遺愛矣

○哀公

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

益下諸本脫宅

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

怨身叢棄老而取幼家

之不祥也

家道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

日非老

者不教

不教訓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

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

天下有必亂之道不祥有五

詩小雅

而東益宅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詩小雅

儀威儀又復也不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淮南子魯哀公欲西  
又言天命難恃也益宅吏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怒左右諫不聽  
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吏以為不祥子  
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對曰不祥義一  
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祥禮義一  
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  
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蓋一事而  
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睢所言之不同者豈記者  
得之傳聞而設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為  
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益者禮記南  
向北向西方為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  
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  
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孔子家語卷之七終

孔子家語卷之八

郝陽何孟春 註

子貢問第三十九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

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釋臣之禮論語所謂誘而不正  
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春秋

僖二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侯皆會  
也穀梁傳天王守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  
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曰陽山南曰陽

溫河陽也史記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力未能  
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王中遂率  
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孔子在  
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歸之也

宋見桓魋宋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功力多故夫子愀

然曰若是其靡也心于侈矣不顧傷財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非死

欲速朽而曰不如速朽冉子僕或曰子僕人名曰

禮凶事不豫預先備也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

也之迹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

屬也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十月制九十時脩則亦豫凶事矣然皆臣子之所為非豫屬也

况自為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

公衛靈請復之載其寶玉以朝敬叔欲行賂復位也夫子聞之

曰若是其甚具也心乎利矣不顧害義喪聲去不若速貧之愈也喪

失位去國喪非欲速貧而曰不若速貧之愈夫子之惡其貨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

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厚積不散是謂怨府敬叔以富喪矣

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謝以

過而後循禮施去聲散焉禮檀弓篇有子問於曾子曰

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

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是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

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

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

夫也音者夫子居於未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

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

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

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

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

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游之言何以知之



有子欲速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蓋先之以  
不欲速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子此言  
其足捕也致義於棺擲非為不朽也為廣孝也欲富而  
行道也趨焉以死之求利於蠻夷之國非孔子之所為也  
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此以為民制孔子何○孔子在  
取乎檀弓所載蓋聞之此而傳之謬者也○孔子在  
齊齊大旱春饑年不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  
對曰凶年力役不輟之工土木馳道不脩馬人君驅馳車  
也祈以幣玉牲禮祭祀不懸樂有鐘磬之懸祀以下  
牲如常祭用大牢者降用少牢少牢者特牲豕者  
馳道不除祭事不懸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又雜  
記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穀梁子曰大侵之禮君  
鬼神禱而不祀是也王制凡祭饗年不奢凶年不儉

與此義殊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  
紘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飾也以組為之自  
侯青大旅樹而反坫路以蔽內外也反坫反爵之坫  
以士為之設山節藻稅頭斗拱藻水草稅梁上短柱  
也賢大夫而難為上也則有喻分之事而難為在其  
者晏平仲祀其先祖人記作○而豚肩不揜豆大夫祭  
不合用豚肩在俎不在一狐裘三十年狐裘貴在輕  
豆曰不揜豆喻其極小  
而不可知其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及其所為則有不  
在其者君子下不僭上難為上也上不偪下不僭下難為  
上者君子下不僭下又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  
稅君子以為濫矣於晏平仲曰祀其先祖人豚肩不揜

豆滌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夫隘與隘固君子  
所弗田也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  
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  
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賤乃立為仲父孔  
子聞而非之曰秦侈僭上一曰管仲父出未蓋青衣  
置鼓而歸庭有陳鼎案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  
侈僭上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柔羹枯魚之膳  
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侈僭下論  
與此 ○子游問喪之具送終孔子曰稱家之有亡  
子游曰有亡惡烏乎齊齊者取中之義記孔子曰有  
也則無過禮禮為其所當為也苟亡矣歛手足形  
還葬旋音附于身者但取蓋形而懸棺而封以手懸繩  
人豈有非之者哉已無財非僭也人知之豈責以  
君子弗行也孟子曰無財不可以為悅是也已故夫  
上見記檀弓篇此下司士賁告於子游云云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

餘也哀其本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

足而敬有餘也敬其本也有其禮無其財則禮或有

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亦此意檀弓上篇子  
路曰吾聞諸夫子云云此下為曾子弔於負夏云云  
在子游問喪具前檀弓下篇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  
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  
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  
樽稱其財斯之謂禮與此同

子夏問第四十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古書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

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阼嗣

已蒞阼矣而曰未能則以周公相踐阼而治周公以

相勅成王踐履其蒞除之事抗世子法於伯禽抗舉行也伯禽周公子欲令

成王之知夫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殺令知世子法也成王有

過則撻伯禽抗世子法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世子

事君親長上之道也記此下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

治記仲尼曰云蓋又是非一章上言相此言抗世子

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即世

者意不專為伯禽而實欲王知之而興起焉故曰所

以善成王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無非欲王之成乎

也善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于

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于讀若迂曲也是故知為人

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

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為

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

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幼未

子為臣以事人者而蚤節尊位則不得教之以世子

法矣故抗之於伯禽使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庶

由為人子為人臣以事人者而推之以為人君之於

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

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今成王

知君道而兼天下而有之則誰以教行一物而三善

皆得者唯世子而已物猶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

齒於學序齒於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

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

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

然而眾知君臣之義矣記作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此將君

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記無此三字然而

眾知長幼之節矣一物齒於學也三善衆知父子之道君臣之義長幼之節也君我君

臨乎我也齒讓以齒相讓也禮然禮當然也世子齒於學則觀之者必衆其不知者問焉而知禮者告之

則知之者亦衆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

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

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學之教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得而國治世子以君父故而執謙於人以儲二之責而不加於人則得之觀感者又不既衆

矣乎此一物三善之唯世子然也成王幼年在位是法不可行矣周公慮其不知為人子者之不可為人父不知為人臣者之不可為人君不知為人

事人者之不可使人故抗之於伯禽也語曰樂正

司業父師司成司業此章前所謂大樂正授數是也司成所謂太傅少傅有保有師以成

世子之一有元良有書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見上

文王世子此下庶子○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璣斂

璠璣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嘗佩璠璣故其卒也桓子斯欲用之以斂贈以珠

玉禮當葬主人有贈玄纁各二不以珠孔子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

救焉拜下禮也歷級非禮也曰送死者而以寶玉是猶

曝尸於中原也人利寶玉必見發掘也平子遂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正斂而復用君之

璠璣肆行非度夫子之止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

害於死者妄用之

漢揚王孫將死令子裸葬祈侯止之王孫曰夫厚葬無益於死者靡

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曝骸於中野何異且死者精神離形其尸塊然獨

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則貨死者且孝不知主者不得用可謂重惑矣其言有見於此

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呂氏春秋魯季

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璆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王收譬之猶暴

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左傳定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

將以璆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王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然則當時蓋已

知是懷之言矣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子路為衛孔氏邑 衛

有蒯瞶之難魯哀十六年事 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

周

通幽賦注衛蒯瞶亂子羔滅眉鬢鬚衣婦人衣逃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聞乎 由也死矣

左傳哀十六年衛世子蒯瞶自戚入于衛蒯瞶而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將入

遇子羔將出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去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

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

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賡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

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也孔既而衛使至曰

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禮哭師於寢哭朋友於

寢門外之內夫子哭子路於中庭先儒謂 有人弔者

師友之間進之也記孔子哭子路於中庭 有人弔者

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子

既死為衛 遂令覆醢聞使者之言而遂令家人覆棄

人所醢 遂令覆醢聞使者之言而遂令家人覆棄

惟不忍食之又不忍見之也曹大家曰子路將學聖

師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

補益乎已上見記檀弓上此  
下曾子曰朋友之墓云云

### 公西赤問第四十一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而卒其葬也如之

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記註如陣戰無勇荒淫失行之類不言卿士舉中以諒之

也終身不仕以罪免也擯棄之如後世之禁錮死則葬之以仕

禮但表其曾仕而已無爵秩也仕一作士生則擯棄死則賤降記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以

葬之士禮○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

塗車以泥為車芻靈束草象人以為死者然今人或有

偶謂之備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但取

形而已為偶人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偶人有面目

矣故惡其不仁始幾也用人殺人以殉也孟子引夫

子之言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之也

正此謂也記檀弓下篇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

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

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

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

不殆於用人乎哉○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奠逮及

爽之前奠陳設也記作祭終日不足繼之以燭有彊力之容肅敬

之心皆倦怠矣強力記聘義所謂強有力也強力見

言倦在外有司跛倚以臨祭偏足為跛依物為其為

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當

于階室事堂事有事於室於堂之執事也交戶戶內

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是也陳氏

灑謂室事者正祭時事祭後殯尸于堂謂之堂事如

此則此日為遣奠有質明而始行事質正晏朝而徹

二祭矣竊疑其不然質正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善之也方氏曰

欲速又惡乎父而怠焉父而怠寧若速而敬禮君子行禮固不以敬為主也孔子所以善之已上記禮器篇同

### 本始解第四十二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殷帝乙之元子紂庶入

為王卿士微國名祈內子爵啓食采於周公相成王

命微子為殷後與國于宋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

為宋公以奉湯弟號微仲啓卒弟思衍仲生宋公稽

稽生丁公申申生潛公熙一作煬公共熙生弗父何

何當嗣一作當而讓其弟厲公焉史記潛公子鮒祀

何讓立事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世為宋卿家語

父何為潛公熙子然諸家引家語或作煬公共又作

哀公熙本多不同疑必有誤按史記載潛公名共煬

公名熙云潛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子鮒祀弒煬

公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而不載弗父何為何人

之子及其所讓之實若何為熙子則鮒祀乃不共戴

夫之人胡讓之云乎若為共子當嗣則熙之立不言

何讓而鮒祀之試熙而自立又曰我當立何也何之

後家語曰世為宋卿若其與鮒祀有父仇何決無鮒

理而鮒祀亦決無使得在位理然則何必共之適也

當嗣矣熙立而鮒祀弒之豈不猶吳公子光事乎而

何讓之豈不猶季子事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

其後一作五以孔為氏焉自弗父何至孔父嘉五世

氏一曰孔父嘉一作生木金父木金父生臯夷父

祈其子為防叔辟華氏之禍而奔魯左傳桓二年宋

父祈

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二年春宋督攻孔  
氏殺孔父而取其妻杜預注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  
宋督所殺其子奔魯與此異此云防叔始奔魯則去  
華氏之禍三世矣於事不通當從杜但不知杜有何  
據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為

邑大夫魯縣東南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  
莖城是莖于卧切

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

子無適是無子也乃求昏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徵

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先聖之

裔也謂成湯後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

也按左傳襄十年偁陽之役偁陽人啓門諸侯之士

門焉縣門發鄉人紇扶之以出門者即此一事紇之  
倫可知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

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

矣遂以妻之已上史記索隱引家語禱於尼丘之山

魯東生孔子史記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

山名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

生按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月有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比史後一年穀梁傳年日同公羊而謂冬十月則又

注左傳主馬遷而司馬真注遷史又主公羊穀梁而

證其誤自是說年與月與日者益不齊宋景濂有辨

載于後王子年拾遺記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

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顏氏異之  
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廣記先  
聖誕頹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  
精也頹氏之房開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  
子故降以和樂之音夫玉書天樂事不經見怪異不  
可信雖然麒麟之生異於大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  
非人之生先見之兆必有孔子生而首上圩音頂圩



言頂上容也故孔子頂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  
中低而四旁高也黃記先聖生有異質九四十九表  
及首注面月角日準河日海口龍頸斗唇昌頰均順  
輔侯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脰脇脰脰脰脰脰脰脰脰  
林肯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脰上  
趨下末僕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  
二彩目六十四埋立如鳳時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  
履度字望之如什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  
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春  
按先聖四十九表采於莢弘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  
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遷輩之所述者蓋  
云備矣然綿書曾載胸應矩舌理上重及鈞文在手  
等處又弗及焉是其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歟漢文翁  
圖先聖遺像今不獲見而天下學宮石刻唐道子筆  
鬚髯其益質諸前所云蓋未嘗及鬚髯也遺像其可徵歟  
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

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山在魯東孔子少孤不知其

云史記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注者謂顏氏筭年適梁紇無幾死以寡為嫌不從送葬不知其

墓處故不告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衢在闕里人之

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讀若也蓋殯也記注禮無

今乃在闕致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見柩行於

路皆以為葬然以引觀之殯引飾棺以轉葬引飾棺

以抑翼此則殯問於聊曼父之母史作聊人輓父之

然後往得合葬於防自孔子少孤至此見記擅弓上

而紀年在二十四歲要之非孺年矣豈有孔子既長

不知一求父墓所在及母之死而乃暴棺衢路以埃

人告之理邪萬一無復知而告者客喪之辱何所歸

邪記此篇載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

而不質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

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

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

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是時孔子則既有門人而從

事矣會無與訪防墓者邪防墓之崩春亦竊嘗疑之

聖人之送其親所以致謹於體魄之藏而為父遠之

慮宜無所不至豈有始葬才封而遇雨遽崩者邪孔子之泣然而云云也其將自痛自罪乎其將罪門人乎人情於此有不但已者墓崩其如何勿脩古不脩墓之云以古人送終凡百甚不苟也其為墓必完以聖無復事脩焉耳豈有孔子終親之禮而不季氏饗能堅完其墓者邪是故亦疑之今附注於此

季平 孔子之母喪既統而見不非之也史記孔子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緇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索隱引家語云云或云嘗學之意春亦疑無此事若史記要經見緇之言 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又因是而緣飾之誣益甚矣

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娶之明年魯昭公名使人遣之

鯉魚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

先孔子卒哀十一年伯魚卒 〇孟僖子病將死昭二

年仲孫 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

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四 聖人之後也而滅於

宋其祖弗父何孔子十世祖 以有宋而授厲公說見前 及正

考父何之曾孫孔子六世祖 佐戴武宣史記宋戴公子武公名司空武公子宣公名力

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共與恭同史記作恭 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僂偃俯隨位高下而曲躬有深淺位益高

則身益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循墻莫侮謂雖謙卑不敢安行道路中人

亦見教謂之墻者指入公門在朝言也史記作亦莫敢侮 饋於是鬻於是餽

余口饋鬻之薄者為飲粥饋之厚者為食於是於鼎中也餽口說文寄食也今按餽取塗抹供給意

猶今謂別帛相黏為餽帛之餽言已位高血下不敢奢後故饋鬻於此鼎以養生也 其共也如

是吾聞臧孫紇魯大夫 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

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明德者指考父言當時不得位其後世必有知能通達之人

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說與何忌皆僖子之子夫子指使事之而學禮焉以

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何忌與南宮敬叔說為南宮氏謚敬字

叔又字容字師事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

曰君子是則是傲詩小雅鹿鳴篇孟僖子可則傲已矣左傳同史

記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云云今孔丘年少達禮其達者歟

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按左傳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

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是時孔子年十七僖子之講學能禮者之從之無與孔子事及其將死也

召其大夫之所言者則在公至自楚後十又七年傳以其臨終之言載是年者終言之爾春秋昭二十四

年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纘卒其召其大夫言之之時也孔子年三十有四矣而子長通作丙寅年事而

為年少知禮以求合○齊太史子輿子輿未考疑即子車公孫捷也

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

漢藝文志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

籍孔子之時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漢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

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

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商至楚畏匡陳干七十餘君適齊及魯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

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從剛詩書剛猶削也史記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

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為風為雅為頌始三百五  
篇據今詩及亡者三百十一篇而云三百五篇者缺  
其所亡以見在為數也孔安國尚書序孔子討論墳  
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爰夷繁亂剪截浮辭舉其  
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凡百篇據今書并序凡五十九篇餘並亡定禮  
史記孔子追迹三代之禮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  
世可知也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理樂論語吾自衛反魯然  
吾能徵之矣今禮多散亡王理樂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史記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  
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今樂  
亡記制作春秋史記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  
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約其文辭而指博  
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公羊疏孔子  
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  
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  
辭具有其文周史而言寶書寶者保也以真可世世  
傳保以為戒也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

屬僅有十六蓋極美可以訓世極惡可以戒俗者取  
之餘皆棄而不錄而魯獨言內者託王法於魯也  
讚易道易卦伏羲所作及乎三代是為三易夏曰連  
山商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曰  
周易孔子為彖傳象傳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  
之十翼史記孔子晚而喜易讀之常編三絕曰假我  
數年若是我於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凡  
易則彬彬矣  
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脩脯也十脫為束謂以  
充贄也論語自行束脩  
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或者天將與素王乎與當作興素王有德  
無位之稱出處見前  
注夫何其盛也

終記解第四十三

孔子蚤早作負手曳杖反手卻後逍遙于門適之貌  
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喆人其萎乎喆與

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

安仰詩高山仰止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捨人為衆人所仰仗而效放也夫

將安放所仗猶捨人為衆人所仰仗而效放也夫

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八夫子嘆曰賜汝來何遲也予

疇昔之夜疇發語辭昔之夜昨暮也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奠薦也

柱也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

則猶在阼也主所由之地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

夾之也賓主相夾之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所

由之地也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東西階則猶以為

主以為賓故曰猶兩楹則是賓與主夾之故曰與而止也即殷人也以殷人而夢坐奠兩楹之間非夫

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徵之夢

於世道然也此聖人之知天命也蓋寢疾七日而終終上曰天之道也

終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往候果有血書去

趣作法孔子沒周雖亡豈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

散孔子滅子貢以告孔子趣往觀之化為赤烏飛去

其言甚誕蓋亦好事者為之也凡上記擅弓上篇同

史記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

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推乎

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

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

詩高山仰止

放讀若做

泰山為衆山所仰

梁木為衆木

所仰仗而效放也

夫

疇發語辭昔

之夜昨暮也

奠薦也

柱也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

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

則猶在阼也

主所由之地

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

夾之也

賓主相夾之地

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所由之地也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東西階則猶以為

主以為賓故曰猶兩楹則是賓與主夾之故曰與

而止也即殷人也

以殷人而夢坐奠兩楹之間非夫

吉徵也記此下子疇昔之夜

夫

終上曰天之道也

終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往候果有血書去

趣作法孔子沒周雖亡豈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

散孔子滅子貢以告孔子趣往觀之化為赤烏飛去

其言甚誕蓋亦好事者為之也凡上記擅弓上篇同

史記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

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推乎

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

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

子夢坐奠兩柱之間

時年七十三矣

左傳哀十六

年夏四月巳

丑孔子卒史記載同公羊穀梁傳載孔子生左傳載

孔子卒左傳不具壽數而史記稱七十三與此載同

據公羊穀梁生年則孔子當七十四史記載孔子生

比公羊穀梁後一年故每少一歲也宋學士景濂曰

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其述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無敢乎爾孔子  
所生之年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考之  
二十一年巳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  
巳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洪興祖謂周之十月  
即夏之八月者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也殷  
嘗建丑矣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秦嘗建亥矣史曰  
元年冬十月舉前例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  
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過載于丑二月於前歲之  
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  
而不成歲矣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節後即為  
十一月者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古人休祥  
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巳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  
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  
也左傳載孔子卒焉遷遵之諸儒又遵之孔子所卒  
之年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歲是歲四月戊申  
朔有乙丑而無巳丑巳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巳與  
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  
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巳丑  
為戊戌者亦非也日壬戌歲上廼巳酉孔子之卒乃

七十曰謂七十三者尤非也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  
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  
而王應麟致疑於是○哀公誅孔子曰周禮卿大夫  
謂今不可考者過矣○哀公誅孔子曰周禮卿大夫  
哀辭 昊天不弔仁覆闕下謂之不憇遺一老憇強也  
也又且也

孔子一老謂俾葬余一人以在位也屏輔筑筑余在夜筑筑無依  
病也 嗚呼哀哉危父無自律言我無以為法也記  
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禮弓上篇魯哀誄孔

予位焉嗚呼哀哉危父 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  
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

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天子  
一人非諸侯 君兩失之哀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  
所當各也 而夫三桓因孫于邾乃遂如

越果不沒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葬焉記作為哈以蔬

米三具

蔬米粳也

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

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綦雜色也桐棺四寸栢槨

五寸飾桐棺一作廡一作置一作設一作披一作周也披極行夾設

崇殷也崇牙旌飾也綢練設旒夏也綢練以盛旌旗之

旌旗之旒線緇布廣充幅長尋曰兼用三王之禮所

以尊師且備古也孔子葬於魯城北泗水上弟子皆

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記檀弓上篇孔子之

曰昔者夫子之喪類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

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墓凡六年然後

去孟子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

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

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與此同孟子云子貢獨自後

居三年而此云六年是通心喪三年言之也

弟子及魯人往從墓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

焉史記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

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

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書皇覽曰孔子

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

高一丈三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

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

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名持其方樹來種

之其樹柞粉維離女真五味兔檀之樹孔子營中不

生荆棘及刺人草敢附書之今冢前所有壇石及夾

道石柱石獸石翁仲之類後世所增者不在悉也

七十二弟子解第四十四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

三十二而死王肅謂此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按其年

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

年五十先孔子卒時孔子且七十也而論語曰顏  
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  
槨或為設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為孔子  
事之辭

此言孔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論語回也其  
心三月不違

仁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以德行著名孔

子稱其孝焉論語孝哉閔子騫人不冉耕魯人字伯

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矣夫論語伯牛有

疾子問之自痛執其子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淮南

子舟伯牛為厲先儒從之或謂夫癩者未遽死其死

者必偏於四肢九竅而其手不可執矣癩之說非是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

之父不肖不象賢也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可使

南面德足以長人任諸侯之治也宰予魯人字季我

有口才史記利以言語著名端木賜衛人左傳稱字

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左傳仲

使賜不幸言而中是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少孔子二十

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論語子曰求也藝又千乘

也賦仲由卞人卞魯邑尸子曰字子路季路一字少孔子九

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論語子曰由也好勇過

也者其由言偃魯人史記作吳人今字子游少孔子四

十五歲以文學著名史記孔子以子卜商衛人鄭玄

溫縣舊屬衛字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



名史記孔子既歿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已

著各之云亦本德行言語所列者其序並無所紊而

政事文學言之嘻其泥矣顓孫師陳人鄭玄曰陽城

縣屬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有容貌論語師也辟又

也張資質寬重子張曰我之大賢曾參南武城人武城

當時有兩武與於何人所不容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孔

子因之以作孝經曾氏實得澹臺滅明姓澹武城人

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公正無私論

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高柴齊人齊敬仲高

也鄭玄曰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為人篤學而有法

人無據字子羔長不盈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三十

尺孔子以為愚

歲史記作四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傳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

大尉鍾繇等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

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

任德感義與夫道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趨者也任察

畏罪與夫道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然則三子

辯治者其以子賤為最賢乎樊須魯人鄭玄曰字子

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弱仕於季氏弱卑屈意不然其

未聞有若魯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三歲為入彊識音好

古道史記孔子既歿弟子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

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

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

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犬

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以有子之疆識好古道又在聖人之門而不免有所不知也後世學者所知曾幾何而好為人師吾見其數窘於問矣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

賓客之儀閑習熟也論語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赤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為小相馬子曰赤也鄭玄曰字子思少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孔子三十六歲清靜有守貧而樂道莊子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

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

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

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媿

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已仁義之厲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此其清靜守節貧而樂道之實也公冶長一作魯

人史記作齊人字子長范甯曰為人能忍耻孔子以女妻之

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夫子之取長取其無罪也非為其

能忍耻也記者因縲紲之中事而創為能忍耻之言豈惟不知長亦不知夫子之所以取長者也南

宮縵一名括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魯人字子容以

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洿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論語子謂南宮縵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之兄名孟皮公皙克史

記作齊人字季沉一作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貴之

史記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

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曾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曾

點點史記曾參父字子皙禮教不行欲脩之武子之

喪也會點倚其門而歌若孔子善之未聞孔子善論

是乎敗禮甚矣何脩之有點之脩禮也

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曾皙言志曰莫春者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

嘆曰吾與點也浴當作浴謂沿乎沂水之濱也風乘

風也春時風和可乘顏繇音遙史記作顏無繇顏回父字季路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顏繇音遙史記作顏無繇顏回父字季路

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史記父子嘗各

異時事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好易孔

子之傳之志焉孔子之傳易於瞿瞿之志也史記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

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

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

中同傳淄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

夫易之傳有自來矣或謂秦焚書時以易為卜筮家

獨存者漆雕開蔡人鄭玄曰字子若一字習尚書不

未然而也魯人字子若一字習尚書不

樂仕論語子使漆雕開仕對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

而有勇史記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

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

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

關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秦商魯人字不慈

鄭玄曰楚人字子不春按不慈當作不茲左傳孟氏

之臣秦董父嘗輦重如福陽之役及歸獻子以為右

生秦不茲事仲尼則顏刻一作魯人字子驕左傳定

此人作魯人為是顏高魯人字子驕八年公

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鈎皆取而

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立子鉏擊之與

一人俱斃懼且射子鉏中頰瘡注顏高魯有力人豈

即此顏刻與史記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

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司馬黎耕一無宋人字

彼缺也字子驕者此人是也司馬黎耕黎字宋人字

子牛為人性躁好言語論語司馬牛問仁子見兄桓

曰仁者其言也切

見兄桓

見兄桓

見兄桓

見兄桓

見兄桓

見兄桓

見兄桓

見兄桓

見兄桓

隄宋司馬向也出桓公故曰桓隄行惡牛常憂之論語司馬牛憂

我獨亡巫馬期史記作巫馬施字人字子期子撰鄭玄曰魯人少孔子

三十歲梁鱣鱣一作鯉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琴

牢一名張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史記作孺魯人字子

魚一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顏幸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

十六歲伯虔魯人字子指一作折少孔子五十歲公孫

龍衛人鄭玄曰楚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曹邴蔡人

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

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孟懿子之子各是字子洧

見而訪之秦祖秦人字子南史記案魯人字子

皙公祖句茲魯人字子之廉絜衛人字子庸公西與

一作魯人字子之上一作罕父黑魯人字子黑一作公

西蒧魯人字子尚一作穰駟赤秦人字子從當作冉

季魯人字子產薛邦魯人字子從一作后處一作齊

人字里之一作縣音亶魯人字子象左郢史記作魯

人字子行狄黑衛人字皙之一作商澤魯人字子季

任不臧楚人字子選榮祈一作魯人字子棋顏噲魯

人字子聲原亢一作魯人字子籍公有史記作魯人

字子仲一作秦非魯人字子之漆雕從史記作漆魯

人字子文一作燕伋秦人字子思公夏守一作首

魯人字子乘句井疆衛人字子界步叔乘齊人字子

車石子蜀史記作成紀人秦地字子明邽史記作異魯

人字子飲史記子飲施之常魯人字子恒申績魯人字子

周史記中黨字周也樂欣史記作效魯人字子聲顏之僕魯人字

子叔孔弗史記作忠孔子兄孟皮之子字子蔑漆雕侈史記作多赤者切

魯人字子斂縣成魯人字子橫史記作祺顏相一作祖魯人

字子襄右七十二弟子皆林堂入室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

回至公孫龍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三十五

人而公伯寮子周與焉其無年不見書傳冉季至公

西蓋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

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小司馬謂家語數

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間姓名亦復差異史

記顏何字冉索隱引家語字稱以證之則其時必有

據而今本無之蘇氏古史弁仁山金氏謂秦冉顏何

不載於家語是就今本言之耳索隱又云文翁圖有

蘧伯王林放申振中堂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

謂振與堂也春任職方即中時會正德改元會奏為

鑿正祀典事內一件一考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

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

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

祀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七十有七人司馬貞索隱

曰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鄭單家

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當此三人之數然今

世傳家語止得七十五人史記所有鄭國中黨顏何

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績又史記之所無者杜佑通

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

陳亢申振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

除去琴牢餘並因應豐今家語作懸豐字子象禮

記檀弓篇子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語薛

邦字子仕績字周與史記載鄭國中黨同字比

則邦即也張自是一人而傳

者之說可論  
續史記三申  
申黨申根俱列從祀一人而為二人薛邦而二申復

為黨以續  
之潔無申黨之欲  
申黨申根俱列從祀一人而為二人薛邦而二申復

並祀焉不巳  
大者又况其親炙之人而可瀆之欲乞今日補贈懸

宣爵號列諸從祀而制除所重祀者著于令式以改

正數百年之缺繆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

子蘧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宋儒嘗辨

其誤謂不當祀而重祀之失則不容一日而不正者

弟子姓氏之可信莫可信於家語執家語以定封祀

豈復有前夫哉事下禮部因別條典禮重大俱未

議覆今摛附于此我輩當必有為斟酌考究而繼陳

者其事必有  
時而遂也

孔子家語卷之八終

下